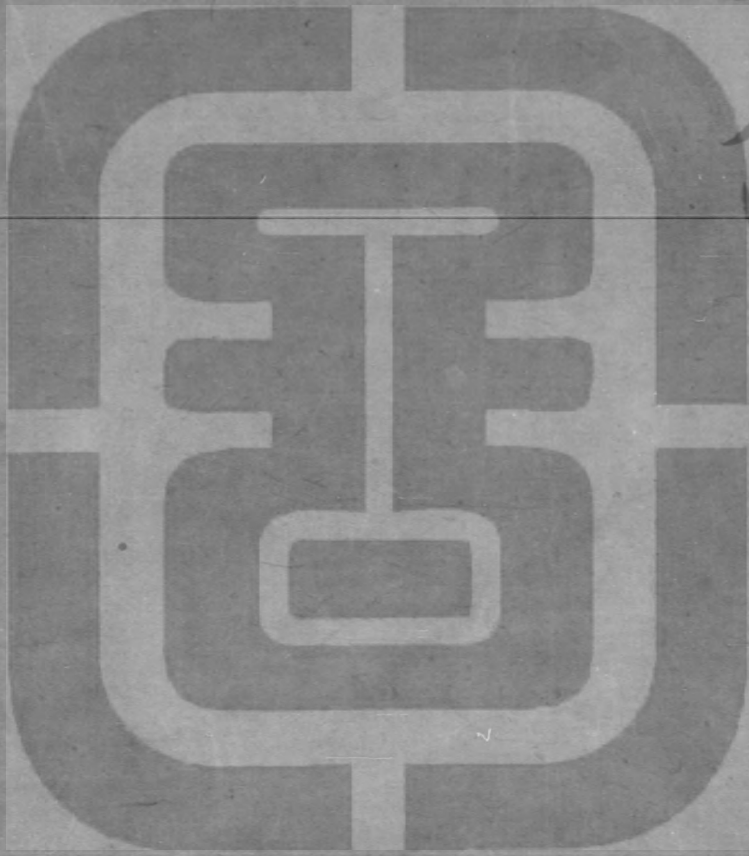


卷十一之十四
啓
十五之十七
奏
申

可
三
集



可齋雜藁卷之十一

啓

代漕幙謝丞相得外臺薦

選甯沉淪虧丘山於一簣化爐塊北舉草芥以千鈞
遂令底幙之綴負獲玷外臺之合穎恩深埏埴感者
輪困竊以世當清明之時是雖舒翹揚英無一善之
或棄士生貧賤之際然有懷材抱藝爲衆人之不知
愚嘗覽鄒陽傳而至先容之辭讀昌黎書而及借勢
之語未嘗不掩卷以三嘆固以懷掃門而一鳴然屢
獻而售荆璞者有之如片言而乞趙璧者寡矣蓋未
有崑瑣一介之陋冒昧只尺之恭慨然轉機捷若應

響若特達之異遇必瑰奇之偉人如某者家本寒生
世無微援訓承弓冶但知誦先人之故書迹陋芻蕘
安能建當世之長策勉與時而奔走姑付分之低昂
萬里岷嶓落落何所成事一官襄漢碌碌未免因人
故其隸銓曹之籍者幾二十年上考功之第者僅五
六載拙於進取誠以迂愚比欠浮圖之尖敢萌蓬萊
之想南溟鯤化方引首於天風北海鷗騰忽飛音於
雲漢遂使老蠶之作繭庶令涸鮒之揚鬐環六路人
物之林頓收樗櫟微三階造化之地曷入甄陶恭惟
某官鼎鼎元勳著龜先識佩國家之輕重關華夏之
盛衰端委一堂運乾坤於掌握弼諧二紀新廊廟之
精神既春容以封淮海之鯨鯢方談笑以洗河洛之
荆棘勢隆赤舄志篤緇衣凡申國夾袋之儲莫匪四
方之彥得劉公手書之賜蓋踰十部之賢遂俾么微
亦叨獎拔雖出使節菲葑之采實緣相門桃李之榮
某自茲感切於肺肝惟恐老生於骿肉志氣銷於期
會簿書之細事業泯於塵埃歲月之侵一失其時萬
殞莫報儻試之於繁劇願及此之精彊擁篲執鞭苟
獲侈兄弟難逢之會銜恩結草誓當酬父師不及之
恩

代謝制帥合薦

數年受察轉移屢費於鴻鈞一日許歸吹送又騰於

鷄表始終拜賜俯仰銜恩惟人材自漢魏以來而論者謂荆襄之盛四方所會多士知歸然此間自有伏龍微德操而幾失而治中乃可展驥必魯肅而後知使一時不際於風雲則二子亦淪於丘壑矧歷觀於近世尤倚重於上心然而落落臺省之華與夫彬彬靡節之寄類由幕府薦自朝廷孰云鬼瑣之蹤亦在品題之數伏念某命如紙薄材乏線長一官勉繼於箕裘千里浪隨於弓劍功名機會未嘗萌捷徑之心州縣塵勞久已付窮途之分昔幸受知於玉帳首蒙論擢於銅章越俎郡符吹竽帥握既薦之宸綸搜訪之始復置之漕幕周旋之間六七載之叨恩所以獎

提者不爲不厚再三剡之申辟所以成就者不爲不深其如黃楊之運未通雖有丹鼎之功莫轉鑛金頑鈍正慙重累於鑪錘斷木輪囷詎敢再希於黼黻不圖薦墨又玷雌黃得非憐去燕之離巢將必欲窮猿之得木非萬里侯相儒雖乏用於疆陲有十從事書歸庶有辭於鄉曲恭惟某官詩書元帥社稷洪勳陝以西召公主之斗以南仁傑而已兼資文武出將入相古王佐之才乎雜進巧拙登明選公此宰輔之方也憂勤十載甄擢羣材聯四牡使臣之輝同加公論示一介行李之重不靳殊褒某敢不踴躍歸程銘藏宏造飢鷹側翅初無飽則賜去之心駕馬戀軒願使

羣無留焉之嘆

代謝京西漕合薦

三年服役幸依龍節之華一日許歸誤玷鸚書之寵
羽翰借順頂踵知恩竊稽前史之人才夷攷昔賢之
事業定關中之餉者子蕭相稱祁山之漕者曰孔明
意必有於宏規斯可傳於來世及觀舉信則乃數言
於國士豈論薦琬則至再表其正臣始知千載獨得
兩公其待二子猶出一揆不圖今日復見高風伏念
某才乏線長命如紙薄幾載江湖之汨沒一官州縣
之塵勞乘鴈雙鳧曾不繫人之輕重大鵬斥鷃由來
付分之低昂粵從井邑之脫鞵首荷星臺之推轂郡

符越姐帥幄吹竽繼縱吏於公車遂使令於賓幕樵
蘇千里殊乏婉猷屢屋萬間僅逃曠戾中荷化工之
塊北嘗加好語之吹噓斷木輪囷顧不堪於斲削鑿
金頑鈍乃屢費於鑪錘其如黃楊之運未通雖有丹
鼎之功莫轉滿船明月方將盟江上之鷗一紙春風
猶俯送幕中之燕遭逢若此感激謂何恭惟某官社
稷世臣衣冠碩望子孫鄧耿漢氏相與始終叔姪籍
咸晉人稱為大小茲禮樂副皇華之遣而詩書參元
帥之謀樽姐折衝特其餘事弓旌舉善同出盛心遂
騰連璧之書曲示采葑之意某敢不服膺弗失載德
以行馬何止戀旆之情鵲尚作依枝之想匪班超萬

里侯相懦宜無用於疆陲得劉公十從事書歸庶有
辭於鄉曲

代澧倅謝制使列薦

刈漢廣之楚盡得儒英采澧陽之蘭兼收吏隱方一
騎上和門之謁忽四變騰魏闕之章價重泥途恩濃
丘嶽竊以官居半刺乃一介升湛之分世有達尊繫
片言取舍之重顧瞻會府尚論古人士元起於治中
皆孔明之薦也東之用自長史非仁傑則老馬每嗟
人才遇合之素難敢謂公道昭明之復見恍傳盛舉
復掩前聞伏念某智小挈瓶材疎窺管三百年之門
戶寂寥無人數十載於江湖漫浪爲吏付分鷄鵬之

上下寄身鳧鴈之東西袞袞塵埃頭盡爲白碌碌州
縣眼孰與青伊兩年在雲夢之濱幸千里托峴山之
府鵠正依月三匝而欲去馬忽溯風一鳴而俾來誦
昌黎于相公之書方愧丘垤澗谷之奚取擬子厚李
尚書之啓將欣蓬瀛崑閬之獲登不圖未見於江楓
乃辱先收於蹊李許樂克於四下譽出衆驚空伯樂
之羣中顧爲獨厚僥踰溢美跼躄銜休恭惟某官九
牧老成三朝師表總半天下之疆域新大元帥之旌
旗晉公威名雖蠻夷君長而亦問司馬德望凡兒童
走卒以皆知方茲清湖海之腥風掃穹廬之虐焰報
功袞烏銘績鼎彝迹稷契心伊周將見千載侈聖賢

之懿政由求文游夏况聞一門富道德之流然且璫
璣滿櫝而魚目兼收韶濩在廷而蛙吹雜進遂使穎
川之聾吏亦叨北海之刺書某敢不冰檠平生霜筠
晚節佩鴻鈞之缺北竭鴛乘之馳驅諸侯薦人與之
諸侯儻獲升於常謂國士待我報以國士誓無負於
師門

代謝制帥舉狀

孤舟夜月正憐蘆葦之飄零一紙春風遽得梅花之
消息光華歸路驚喜寒途竊以舉負之難職司尤重
譬諸梓人之有梁棟爭運斧斤亦猶醫者之得參苓
何憂溲渤不倚大造孰憐小材如某者半世官遊九

州客夢少年之髮已白參軍之衫尚青弓冶一官但
知依本分以無事檐簷萬里豈為得便宜而再來窮
猿非擇木而棲鴛馬實戀軒而至廩存虛祿如水寒
不食之魚家寄它州類星稀無依之鵲幸有鄉父師
者在輒忘郡僚屬之寒方拜油幢乃收藥籠賜以黃
金百斤之諾繼之華袞一字之褒喜動扮揄價重葑
菲恭惟某官兩朝碩望千載真儒坤維之委寄方隆
鼎席之登庸可俟仕官而至宰相行且補天富貴不
忘故鄉尤加評月致令噲伍亦玷韓門某敢不金石
此心冰霜其節一經品題便作佳士終藉吹噓無失
名譽善事上官愈重畏謹

謝金州徐帥舉閔陞

書生學三尺法曾微綿薄之勞從事賢十部書遽被
袞褒之寵轉鈞洪造發軔終身竊聞范蜀公有言子
弟不可廣受恩之地呂舜從則曰職事所以爲求知
之階未有任屬吏而輒怠上官之恭未有處私室而
妄萌公朝之薦若爲際遇獲遂生成伏念某猥以疎
庸幸奉奔走栖栖甘筆楚之賤昵昵媿兒女之羞汗
血何爲駒徒伏櫪羽翼未舉燕尚戀巢自慚習懶成
拙之形容偶積弄假得真之歲月一夫決拾雖志激
昂衆童爭樵敢貪進取未效一日使令之役方荷二
天臨照之私畏此簡書凜甚坐刺廣廈不憂其風雨

厚德已重於丘山豈期不了官事之癡兒亦預一經
品題之佳士輟樓臺之近水借桃李之先春然而資
稟至庸於粹溫而何有材猷甚拙謂闔敏以曾無凡
茲譽過乎情是乃愛忘其醜筮從初吉器易小成恭
惟其官正學津梁諸儒標準以一世龔黃之望致千
里齊魯之歸樽俎以折遐衝特爲餘事弓旌以招賢
士尤切盛心袞衣行命於補天玉斧少施於修月遂
飛襴鷄亦及楚猴某敢不一飯毋忘辦香必敬鴻漸
于干厲有無咎雖虞蹠進之譏魚躍于淵遐不作人
惟佩曲成之賜

謝制帥舉閔陞

詩書作帥禮羅開皇極之門法律爲曹褒袞重王正
之筆政虞躍治立使露雖佩大德之無垠知小子之
有造竊以兒童皆誦君實乃四海之所共宗師父子
俱出廬陵必一世之所謂名士孰謂際遇獲依賢明
其敢托孔李以登門正欲聯點參之侍席包荒進泰
初筮發蒙伏念某分安布韋勉習弓冶羽翮未就燕
尚戀巢汗血無功駒徒伏櫪栖栖甘箠楚之役兀兀
愧燈火之盟幸隨桃李以結根獲與樓臺之近水密
戴二天之覆曾之一日之勞深慙習懶成拙之形容
偶積弄假得真之歲月呂舜從嘗曰職事所以爲求
知之階范蜀公有言子弟不可廣受恩之地僥倖萬

一紬繹再三弗敢以自暴而棄天庶幾起不振於墜
地初無三語掾之益遽拜十從事之頌意將爲後生
晚進之津梁故不吝片辭隻字之鼎呂謂好學有文
者乃愛人之過譽謂謹身思職者誠垂世之格言非
特感之又佩之可謂至矣且盡矣恭惟某官道義宗
主海宇儀刑輟曳復於駕墀來分弓於虎幄六龍初
御頓寬聖天子之殿西羣馬皆空盡得士大夫之冀
北蓋由歸斯受而無訑訑之拒是以幡然起而皆于
于其來覺後覺先不以達於先而後可略成小成大
不以舉其大而小或遺遂令不了官事之癡兒亦與
一經品題之佳士某敢不謹守家法圖報私恩魚躍

于淵避不作人深被曲成之賜鴻漸于干厲有旡咎
第虞躁進之譏不負所知請事斯語

謝制帥舉改官照牒

疏道源一勺之水向初筮以發蒙接選穽萬仞之淵
今再索而得坎青羶雖舊華袞載新由骨而肉以知
恩自頂至踵而拜賜喜踰膜外愧溢顏間竊嘗觀蜀
道之人材稽古初之薦舉惟諸葛之擢蔣琬至再表
其正臣若鄴侯之拔淮陰亦數言其國士乃知兩公
相去於千載其待二子皆同於一心罔俾高風專美
前哲伏念某讀書有限涉世未深三年刻楮以何爲
終日握苗而無助用資蔭不由科舉雖龜山弗以爲

偏席父兄而爲美官至伊川則曰非幸嗟童子焉知
於夷竈猶學人豈善於操刀固聞取果未熟而時至
自然或謂登山有道而徐行不倦本未萌進之以寸
之念豈自意間不容髮之機問南溟之釣方妄啓鯤
化爲鵬之想剡北海之墨乃復叨鷲不如鷄之書賜
之珍灑之潤温寵以寶題之獎拂昌言十六莊誦再
三不出家庭敏明何有己荒筆硯雋博曾無儻令試
於小冠寧不傷於美錦飄飄雲氣字字春風矧竊聽
於輿言謂莫難於職剡譬神鼎必九金而後鑄非黃
鍾則衆律之不調四皓未登一夔已足由曲憐於父
稼故俯拾於子薪終始自天生成有地恭惟某官清

時冠冕正學津梁遠分西南四復之封坐釋宵旰九
關之顧昔中國之司馬今天下之富公出將入相兼
資武文真大臣體登明選公雜進巧拙有宰輔方故
能見一善而樂取諸人將使無匹夫之不被其澤遂
令乳臭之小子載爲腳跡之門生某敢不冰檠持身
丘山戴德枝烏三匝還依得月之樓臺巢燕重來更
託連雲之厦屋

謝制帥舉改官

一紙春風方許問金闈之訊半輪寒月遽蒙運玉斧
之工政引領以俟時不旋踵而拜賜凡小子有成人
之造皆大鈞推播物之恩恭惟某官禮樂宗工詩書

元帥輟泰階六符之望持坤維十乘之權不忍匹夫
若內諸溝得伊尹君民之念乍見孺子將入于井允
同孟軻仁義之心忠敬足以行蠻貊之邦威信足以
服姦雄之膽薄海黎庶喁喁然望公之爰立中原父
老欣欣焉知國之有人生乎斯時况我多士是宜遊
子儀之幕者皆將相登河汾之間者俱公鄉衮衣綉
裳富貴不忘於白屋丹砂赤箭搜羅盡屬於碧油惟
強本所以折衝惟薦賢所以報上如茲德業宜在鈞
樞某材類瓦雞學猶刻鵠無祁午之智誤若祁奚之
舉親之魏戊之能迺如魏舒之分屬因循歲月苟且
塵埃志雖慕於康莊分已甘於選穽一免在野固未

免於得心八駿盈廷詎敢希於異顧方渙先庚之令
俾需首亥之編拔毛遂於囊中知己歷三年之久授
子房於圯下乃不踰五日之期桃蹊正竚於陽春梅
隴倏回於寒谷遭逢若此稱塞伊何山嶽銜恩敢昧
塗原而潤草冰霜厲節斷無改葉以易柯

謝夔帥舉改官

朱衣選士嘗登元禮之龍門華袞論褒猥玷正平之
鶚表雖臺閭更相於汲引而家庭曷副於品題感浹
肌膚愧形面背竊考歷代薦賢之制雖聞當時同姓
之公惟龐統非百里才嘗辱耆舊龐公之鑒而何武
有宰相器曾膺郡守何壽之知固非厚於私恩蓋皆

基於公舉載經識擢見謂光榮如某者涉世尚踈讀
書有限終日耨苗而無助三年刻楮以何爲席父兄
而爲美官常負伊川不幸之訓用資蔭非由科舉敢
安龜山無慊之辭猶學人未善於操刀而童子烏知
於夷竈因循歲月苟且塵埃登山方謹於徐行掘井
詎懷於知進萬人逐兎姑未免於得心一朝獲禽恐
亦幾於詭御故寧安於愚分曾未啓於妄圖豈期篤
契好於鯉庭乃獲達姓名於烏幕又刊楚印遽吹齊
竿良以爲場屋舉子之時蓋已出門墻下士之列遂
鵙點蠅而成畫載周書馬之闕文頓使菲葑對光聯桃
李然而家學何取而惟恐子弗荷薪之誚幕畫奚長

而但深發不恤緯之憂過勤八字之褒曾之一毫之
稱愛忘其醜譽過乎情恭惟某官斯世羽儀多士模
楷大江之西正派北斗以南一人乘關上之青牛喜
紫氣一方之久駐訪樓頭之黃鶴類白雲千載之重
來德望已十元結之不如勲名方百子駿之莫及儒
流砥柱障回瀾而東之善類甄鎔有大造於西也敢
謂才不才而言其子乃蒙幼吾幼以及諸人力借羽
翰恩深骨肉其敢不松筠厲操冰檠持身依坡翁以
平生是雖乏豫章醫國之用慕惠勤於退老斷不負
廬陵好士之風

謝四川都大薦辟

外臺聘士千金廣駿骨之求內掾綴負九鼎借鴻毛
之重聽兩端而自擇見一善之不遺輿論稱榮親願
助喜竊以知己實天下之至重知人尤君子之至難
賈石銜玉淆錯以並陳工瑟好竿投合之不偶東野
正士而窮餓無所遇非習之則甘食齋之寒侯喜文
人而貧賤所不知微昌黎則老委途之困信先達片
言之予奪係下士終身之升沉曾謂大鈞兼收小草
伏念某未通六甲僅識一丁少雖勉於箕裘壯已荒
於鈇槩駒徒戀棧燕莫離巢誤同祁午之舉親獲與
魏戊之分屬整不恤緯深慙肉食之謀子弗荷薪尤
愧素餐之誚掘井妄懷於加進登山方謹於徐行味

伊川不幸之言縱弗敢父兄之席勢佩蜀公廣求之
戒寧免以子弟而受恩故雖父倚夫子之墻未獲一
登造父之肆辱公特達不汝瑕疵既薦之以北海正
平之書又許之在南涯處士之選雖踰券外已拜褚
中政虞委分於蓬蒿莫遂托根於桃李敢期剡墨游
賜雌黃求而不得有得於弗求蓋已出夢想之外舉
爾所知焉知之而舉况未覩眉睫之間曲憐鳧鶴之
短長致徇魚熊之取舍昌言十六嘉獎再三始終厚
德之歸俯仰謫材之愧恭惟某官聖賢闡奧道義津
梁指金華之石以化羊自是麾斥乾坤之手摘玉壘
之山而市駿少分撫循蕃漢之權學術正而斯有正

規模力量夫而宜有大事業扶持壽脉丹心存報國
之思涵養人材青眼寓薦賢之頃顧謂萊庭之契好
素依棣萼之聲華子其子親其親不問體膚之愛老
吾老幼吾幼遂叨羽翼之恩一經品題百倍光燄某
敢不冰霜厲節金石持心儻藉璩牋壁獲顯價於和
氏尚導郡奏璞猶思鬻於鄭人

謝制帥持薦

邊邑綴負幸橐鞬而在列閭垣剡薦叨俎豆於其間
飛來一鷲之好音猥玷四夔之異選恩深肉骨感極
涕頤竊聞前輩無以成否而論人盛心惟知賢能之
報國孟明不以一青棄共推子桑之忠左車猶以千

慮求卒爲淮陰之用蓋其有能有不能者人也至於
或幸或不幸則天焉非上以真見而別之恐世無全
材於此矣不謂今日之舉得於古人之中伏念某鉉
繫寒生箕裘墜族天賦艱難之薄命人知奔走之麤
才千里依劉妄希官徑之捷兩年宰費將圖縣債之
償每虞操刀製錦之傷不閑擐甲荷戈之事倉茫沿
檄冒昧遐征淒涼絕塞之悲風黯淡孤城之落日虎
頭食肉知無福將之緣馬革裹屍幾中胡兒之手脫
命萬死挺身一歸捫葛攀崖遍歷山谷不毛之境茹
草齧雪間無水漿入口之時忘其見申息之羞來以
就街亭之譴謂宜釁鼓以戒覆車既還舊役之青氈

復賜殊褒之華袞融表載出漢軍盡驚恩波當一洗
之餘冷灰有再燃之望恭惟某官詩書元帥社稷重
臣功成一紀之星霜名動三邊之草木獨持鎖鑰閔
門謹北道之防孰料奕碁局面有西風之異指授貔
貅之勁旅力當蛇豕之逆鋒胷中甲兵之奇虜宜辟
易人間匕筋之落我獨從容方茲趣公袞以詠歸然
且攬儒珍而待用遂蒙推轂亦及傷弓載念某家有
雙親年俱六秩此敬仲所以怯敵而聳政不敢許人
我馬我車竟非書生之技某丘某水惟思小子之遊
願借順於鴻毛俾獲隨於鷁尾念家庭之私請早賜
放寬作鄉里之善人尚知刻鷲更生拜德九殞難忘

謝京西漕舉政績

受容龍節政慚墨綬之卑借譽鶚書載錄青氈之舊
意者得所聞未若得所見是以舉於昔而復舉於今
頂踵恩深肺腑感極竊以愛人學道雖並邊邑之吏
惟難報國薦賢以部刺史之奏爲重蓋職繭絲者或
䟽於堡障優撫字者或愧於催科世有孔明乃知竒
蔣琬之器時無子敬未免老士元之材是必得於翹
英始不孤於獎拔如某者未之聞道何所取材戶門
雖起於儒家面目浸成於俗吏功名早歲嘆交臂而
失之州縣窮途疇引手而援者棲遲數任奔走四方
謂宜爲箕必學而姑習於良弓敢意操刀未能而使

製於美錦倏焉歲月墮在塵埃賴推輓於明臺獲甄
陶於大闡七階脫選外叨班籍之榮千里省親歸絕
簡書之畏鼠飲河而已足蠅附驥以敢期忽拜置郵
游頌剡櫝跼躑南容之三復光華北海之一書首加
念於近民末遇許於能任曰畫諾曰幹術曩奚幕辯
之可稱謂廉謹謂精明茲特官箴之是守文浮於實
譽過乎情售駿骨以千金重鴻毛於九鼎得兼隴蜀
聲滿楚梁恭惟某官社稷世臣衣冠碩望將以繼黃
河泰山之帶礪暫煩護方城漢水之金湯謀元帥作
三軍爰授韓厥佐戎之任鎮國家撫百姓父推鄴侯
給餉之功豈徒折遐衝於樽俎之間方且收人物於

網羅之下顧斯衰邑密在附庸寂寥數載之中坎壈
諸公之迹貌焉孺子幸未曠官遂風厲於提封用表
騰於魏闕其敢不雪霜厲操山嶽銜恩簾燕重來蓋
喜比身於大厦駟維陋誓當竭力於長塗

謝唐經略特薦

取六鼇於一舉嘗叨北海之薦書誦四牡之五章猥
繼東州之賢轍培植李蹊之力厚摩挲棠蔭之恩濃
謝語臯稽感懷激烈竊以皇華遣使環一道以觀風
藻鑑掄材總六條而察吏汎觀自昔固不乏人帶櫛
具以謁勝之豈無曼倩賦梅花而上味道固有廣平
然未如眉睫一見之間遽乃許姐豆諸公之上飛

鶚表載踵駟原於古人求之亦無行天下得此蓋寡
伏念某零丁墮緒瓠落庸才淒涼燈火之盟汨沒泥
途之役一行作吏老歲月於征鞍千里依人視家山
如傳舍纏悲風木絕想煙蕪顧於軍旅之學未嘗乃
俾金革之事無避麟堂驂乘寸晷幾聞犀渚代庖一
毫何補數月粗逃於瘴曠二天曲借於幘幪敢望雌
黃乃叨剡墨寵以數十言之過譽真之二三子之前
陳鄭公之轍少推立增聲價蕭相之規未遠遂玷轉
輸既誤陟於郎闈且仍陪於議幕凡致弊帚千金之
重端由華袞一字之褒在小已何以得斯微大惠所
不及此恭惟某官正人標準公論權衡頃漕江東已

繼質肅公之軌茲殿南服無媿昌黎伯之碑皆由憲
府之班深繫朝紳之望百年幾見異世同符方將輔
贊明主舉之三代之隆所以汲引善類惟恐一士之
失凡登安定之門者無曲學而入古靈之藁者皆名
臣孰謂迂踈亦塵獎拔某敢不激昂末路勉勵初心
望三仙山縹緲之居恨煙霞之尚隔玷六君子品題
之目誓霜雪以不凋

謝制帥舉著述科

烏幕儲英論薦有千鈞之重鯉庭綴冗揆能無一線
之長遽令與文學之科寧免玷賢材之錄恩深浹骨
愧溢厚顏竊以推賢舉善維前輩之盛心著書述言

豈後進之能事必老泉之可爲荀子始堪副廬陵一
見之知非安石之不減揚雄何以辱南豐平生之許
士而有志代不乏人未聞刀筆俗吏之愚而被荷橐
近臣之選如某者智難語上材不及中分安莊鷄之
非鵬跡類楚雞之似鳳秋風吹拂早雖貪桂籍之香
春雨離披今已絕桃源之夢一行作吏萬里侍親正
猶漆雕之未能敢謂子羔之何必駒徒戀豆燕莫離
巢每懷伊川父兄席勢之辭盍守蜀國子弟受恩之
戒不虞駕駕亦達龍門未由上于襄陽之書遽已飛
孔北海之表昌言十六稱獎再三一丁僅識寧博而
通六甲未知奚敏而贍矧曾微於賢譽徒誤見於薦

揚文以氣為主而所以養氣者未充文貫道之器而所以聞道者未熟方愧山下泉蒙之義初無水上風渙之章後耻王勃前愧照鄰焉敢附清流之項背遠取居易近捨皇甫若爲塵碩德之齒牙際會自天作成有地恭惟某官兩朝元老千載真儒文章扶八代之衰德望繫四海之重乍見孺子將入于井允同孟軻仁義之心不忍匹夫若納諸溝未究伊尹君民之學行且以五色之線補舜袞暫煩以一丸之泥封漢關出將入相兼資文武真大臣體登明選公雜進巧拙有宰輔方遂蒙幼吾幼以及人弗以才不才而言子挈之膝下置在籠中載念某進非科名仕以資蔭

雖大造不拘於流品而小材恐越於彝規自茲出於陶甄敢不加之鞭策推明孔道雖莫贊游夏之辭叛去韓門斷不效籍湜之輩益堅此志毋負斯文

謝興元帥舉文華科

十國爲連久願出賢材之錄一行作吏乃令在文學之科茲儒者之所榮豈孺子之能稱恩深肉骨愧溢汗顏竊以詞華之士雖代不乏才品題之目則文必副實而况考之自昔尤不輕以許人大羹元酒玉笋瓊杯未爲當近代之論竒花美女瓦棺篆鼎不過示當時之誇惟我本朝以來其間名世者作如師魯變西崑之體四方由是以推尊非後山得南豐之宗諸

公曷爲之嘉賞必可追於古作斯不愧於文稱鼠技
何能鴻鈞見取伏念某狀難醫俗骨未換仙向雖議
妍蚩於北角之中今已悔雕篆於壯夫之後丁頭粟
粒大略類俳藥褚醬蒙旁觀貽笑勤哉父稼荷以子
薪每嗟莊鷄之非鵬敢謂楚雞之似鳳依紅泛綠空
塵掾史之流對白抽黃已廢書生之習幸趨風於烏
幙素締好於鯉庭顧初無楓江之句以聞名又曾乏
梅花之賦以見意璵璠橫道瓴甃奚庸桐梓成材菲
對盍棄乃不遺於小藝亦俾在於殊科豈非憐陸沉
如海之官途將使起灰冷於冰之門地褒踰華袞好
甚緇衣然而文以氣爲主而所以養氣者未充文貫

道之器而所以聞道者尚淺方寄人之籬下乃出公
之籠中未見歐陽遠取居易攀龍附鳳式諧平日之
心舍魚取熊屬饜小人之腹若爲修飾獲與作成恭
惟某官王室金湯帝宗柱石一節不移於夷險四海
倚爲之重輕錦守漢關坐制黑水梁州之域弓分晉
幄久寬青天蜀道之憂以王事孔棘之初正人物如
林而起順鴻遇風巨魚縱壑行當明良會遇之時白
駒空谷振鷺在庭尤重意氣招徠之選爰副聖天子
殿西之想盡空士大夫冀北之羣至於幼吾幼以及
人弗以才不才而言子致令噲伍俾在盧前某敢不
養以山下之泉蒙取諸水上之風渙推明孔氏雖莫

贊游夏之辭叛去韓門其敢效籍湜之輩益堅此志
無負斯文

謝給事李尚書舉智謀科

位穹常伯龍門盛元禮之名職贊价藩鷄表玷正平
之薦向雖事先生于茲有年矣今得負天下之望爲
前焉譽極過情恩深決骨竊以何世不生才何才不
資世人而無自見之心所能未必用所用未必能士
始有不遇之嘆故百里奚嘗愚於虞矣事秦而乃以
智聞彼李左車豈負於趙哉至漢而斯以謀顯有志
之士太息於斯方將聚衆賢而強本朝觀千歲而審
今日苟非其匹不在此科伏念某瓠落無竒輪囷寡

用子荷薪之弗克勉繼世官屢恤緯之不遑知勤王
事退鷓屣屢嗟於折翅飢鷹未免於依人斜谷祁山早
歷梁岷之天險方城漢水繼登晉楚之戰場緬懷孤
雲念母之心宜絕匹馬從戎之想載游幙府又在淮
壖披荆棘之蒙茸歷煙蕪之蒼莽危機虎口薄命鴻
毛丹心歲月之消磨縞鬢風霜之剝落偶聞垣之沿
檄叨戎監之綴負聽長樂半夜之鍾未能弛擔訪武
昌西門之柳又俾問津正惟下士之沉淪盍扣中臺
之拔擢片辭治躍一旦甄收嘉獎再三酬兼金於鼠
璞昌言十六飾斷木以犧樽顧久登夫子之門墻茲
始授祖師之衣鉢一經賞識百倍聲光恭惟某官坡

穎流風濂伊正派自振南床之風采益深中宸之東
知水鏡掄才共仰山公之啓事天臺弼教一清子產
之刑書矧侍經陪昕幄之遊而批敕振夕闈之職埴
培相業涵養人材觀大節必於平時高誼每從於疇
昔謂它人豈如同姓盛心尤軫於故家凡寸長片善
以兼收故小智廣謀而亦取其敢不勉殫駑力圖報
鴻私問形勢於上流懼莫赴投機之會轉鈞陶於大
造冀終依播物之恩

謝總領舉智謀科

執鞭玉帳投身甘五齊之間抗牘金臺論薦在十科
之首受知特達揆分僥踰遭逢大異於等倫感激幾

填於胃臆竊以同前顧方思古人而獲我心敢謂觀
千載而審今日若爲庸繆乃在推揚伏念某鹿鹿無
竒魚魚自守少也已歷戎馬間關之役壯而愈更江
湖奔走之勞子弗荷薪雖莫道素餐之誚發不恤緯
顧每慙肉食之謀棲遲數仕之塵埃牢落半生之歲
月竭遊楚幙墮在阮厨初何知折衝搏俎之中是不
遇濫觴糟粕之末清秋帽底徒憶孟嘉落日樓頭難
追王粲政類飢鷹之側翅願爲倦鵲之依枝詎謂雌
黃遽加剡墨寵以昌言之十六爲之嘉獎者再三材
愧龍眠敢玷南陽之人物詞慙鸚賦曷膺北海之薦
書一出品題百倍聲價恭惟某官搢紳模楷廊廟羽

儀祖孫唐之證暮叔妣晉之咸籍青霄接武光騰太
微帝座之躔翠節披圖奄有嶺海洞庭之域方用大
學理財之道將爲皇極經世之規浪擾三江屬未鱣
鯨鯢之肉煙橫萬竈矧方張貔虎之頤人皆凜然有
急迫之憂公獨處之如間暇之日方且招徠四方豪
雋之彥愛惜一夫汨沒之羞雅量并包無工瑟好竽
之難售羣品甄別微賈玉銜石之易欺遂使低飛亦
蒙遠取其敢不冰霜砥節丘嶽銘恩舉堯庫七十家
已副平時之附麗望門墻數千仞尚祈異日之作成

謝夔憲舉練達科

登天而上蜀道慚非油幕之玳簪乘月而下渝州忽

入綉衣之玉斧一玷明臺之題品倍增行路之光華
何物么微辱公薦舉竊以材雖因試而後見事非久
歷則未精故金以鍊而始堅而繒匪練則不潔聞諸
前輩盖有格言或云以事練心則喜怒哀樂應對起
居而不亂或謂以變練節必煩苦雜擾閑冗倦辱而
後成信知人才淬厲上固有方非得世故老成士豈
輕許若爲末學而在殊科伏念某涉歷甚踈講磨未
熟迹若楚雞之似鳳分安莊鷄之非鵬弗肯獲弗肯
堂姑藉畚留之業胡取困胡取億萬閭稼穡之勞燕
雖久於幕中駒尚甘於轅下甫依茗節適玷棘闈遂
叨捧檄以便親因獲負書而過里堂堂機會徒抗志

於雲霄袞袞塵埃方棲蹤於風雨偶值小人之役來
登夫子之墻豈期一見而賞朱絃不待片詞而得白
璧昌言十六嘉獎再三是雖駿茂受叔向之知孟明
辱子桑之舉北海上正平之表東野得習之之書未
有遭逢如此特達稱之天下以難遇當於古人而是
求恭惟某官道之淵源學者山斗堯陞早聯於鴛鷺
周原暫駕於駱駟弼教明刑俗已已涪之化薦賢報
國士皆齊魯之歸然而栴櫨楓柞惟匠石是求芝朮
參苓在藥籠不乏曷致才不才而言子亦蒙幼吾幼
以及人立借齒牙俾生羽翼某敢不冰霜厲節丘岳
銜恩萬里旋歸已借長風之吹送平生附麗尚知小

草之相依

謝史尚書應詔舉兵機科

求文武之士如不及上方廣從橐之咨學軍旅之事
則未聞孰謂在公車之薦塵埃一介俎豆四夔眷人
才自昔以難知如兵事在今而尤重謂郤縠可帥端
由閱禮以崇詩得元凱其人豈必跨馬而穿札若孔
明之表向寵暨安石之舉謝玄皆能識萬里之戎情
張三軍之士氣以之應令斯謂得人如某者鐵硯違
心鉛刀誤手幾鞠費平生之笈一官類上水之船不
能效海翁之鷗舞而弗下未免聽東野之馭盡而猶
求栖栖離落之隨人汎汎中瓶之委分凋零鬢雪牢

落心灰顧久登夫子之宮墻素獲事長公於幕府悲
風絕塞落日孤城血軀屢付之鴻毛肉相終非於燕
頷灾生福過創鉅痛深已甘土木其形骸敢作燈碁
之夢想調公鼎鼎何如一手之陶鈞者主衣裳更傍
誰家之門戶魯侯之不遇天也周南之獨滯命夫敢
期墳麓一意之生成未忍溝壑匹夫之擯棄取諸申
公夾袋之數置在古靈薦藁之間華袞遇褒青氈增
重復不遠而無祗悔盖令速悟於迷途泰包荒而弗
遐遺益見兼容於偉度有恩如此其忍負之恭惟某
官學者泰山國之元氣父子韋平之事業弟兄坡穎
之聲名尹正黃圖人服神明之政論思紫禁天開輔

相之階絲綸四美丕邁前聞衣冠一門見謂盛事密
勿星辰之曳復春容風雨之對床大而計安社稷皆
扶持憑藉之規小則薦進賢材為奔走鼓舞之地遂
令嵬瑣亦被品題某敢不金石初心冰霜晚節移首
丘之一死答大造以終身失東隅而收桑榆固未遲
於報效遇中原而奉鞭弭尚願畢於馳驅

謝吳侍郎舉監司科

位隆漢橐倣觀推轂之公職佐淮藩誤許乘軺之選
是雖事先生于茲有年矣今得負天下之望為前焉
好語遇褒慙顏增厚竊謂薦士雖由於公道知人必
在於平時元城從溫國之游以無書而見取伯長本

晉公之雅因不揖而致銜此安於分義者略同而取
之故舊者則異乃知先達拳拳於汲引不待後進切
切於攀躋升沉付之遇否間耳孰謂雅道陵夷之後
尚存昔賢篤虛之風必惟其人可副此舉如某者少
有遠志壯無奇稱屢折翅於文場幾埋頭於吏鞅周
旋四塞弓刀之役是親漫浪一官筆硯之事盡廢風
霜剝落歲月消磨髮種種兮奚爲心耿耿者徒在孤
雲念母匹馬傍人其間機會輒交臂而失之未有介
紹爲舉手而援者偶緣捧檄何意彈冠雖昔在於岷
峨嘗首瞻於泰華尋梅載酒對月登樓熟聞帷幄之
雋談已識巖廊之雅量嵇紹不孤矣徒深著於丹衷

范叔無恙乎詎必期於青眼豈謂念蓋帷之弊質垂
車笠之高情錄之少常伯薦舉之科期以部刺史選
掄之備昌言十六嘉獎再三售鼠璞以兼金飾犧樽
於朽木幾年執御僅窺夫子之墻一旦傳衣遂得祖
師之派恭惟某官補天大手脩月良工父子兄弟之
賢世無與儷輔弼疑丞之望上素簡知方右平左城
之論思暨西掖北門之潤色將雍容於袞舄顧收拾
於履簪如河南之於賈生求能裨於治體若武陵之
於杜牧尤樂取於詞人惟流風遠紹於華宗無片善
不歸於洪造致令樗散亦被甄收某敢不一飯無忘
辦香必祝進馬周於逆旅儻益借於齒牙依坡翁於

平生誓不寒於肝膽

謝潼漕請舉

衡石程文將使應飛龍之詔鎖廳較藝不期捧薦鸚
之書退循鄒木之輪困猥與顏金之陶鑄喜踰望外
愧在選中竊惟三年賓比之秋莫重一道計偕之貢
不特雜學校鄉曲以兼取抑亦羣公卿子弟以咸來
蓋官版雖登尚以出身無出身之異故儒科並進而
有礙格不礙格之分初靡爲寒畯科目之妨乃以寓
貴胄問學之勸然而肩摩而就者皆欲逐於一免鑿
裁以取者必可連於六鰲豈容繆悠乃在推擇如某
者讀書有限識字未多向雖習妍蚩於牛角之餘今

浸悔彫篆於壯夫之漸香飄桂籍僅嘗吹拂於秋風
夢杳桃源繼已離披於春雨一行作吏萬里從游雖
韓檠未至於棄墻而盧傳每嗟於東閣非敢效德裕
決科之不喜正前以晉肅名父而未能螢案槐忙登
府倏傳於多士鵠闈棘鎖背城遂試於孤軍是雖僥
倖於一擲之間自覺衰竭於再鼓之後辭正慙於黃
絹物乃復於青氈旣得與孔門十哲而同升又俾在
漢傑三人之偕列詞非張鷟誤辱味道之見稱賦取
樊川盡出武陵之加賞蜚好音於乾鵲傳弱羽於春
鷹若模增榮萊庭溢喜恭惟某官搢紳模楷道學淵
源孫枝綿指李之芳兄萼擅探花之譽書屏丹地素

知紹興名相之家攬轡青天暫訪元祐正人之閣桃
李連陰於藝苑江山成集於詩囊舉善推賢益廣魚
躍鳶飛之化點浮崇雅方新蟲鳴螽躍之機遂令好
脚跡之門生放出一頭地於前輩某敢不益自勉勵
謹所操修遼東鶴歸最喜憑依於風力溟南鵬化儻
容奮迅於雲程永矢弗諉必有以報

謝京西漕請舉

一行作吏無復事於詩書三載賓賢適肇登於行藝
仰明使者盛心之攸屬故寒書生陳態之未忘誤入
彀中端出券外進取蔑無階之嘆作成知有造之歸
竊以畿右一方貢闈久廢屬時中宸聿從科舉之進

身肆我外臺尤念邊方之遊學茲舜門之四闢廣漢
路以旁招或出身無出身其有已聯於官版曰礙格
不礙格亦令並進於儒科然當百年曠典之復新必
得一代名流而始稱如某者受材弗穎聞道未豐歌
楚些而作離騷曾未工於少女賦漢京而上校獵徒
見誚於壯夫雖載搏鵬路之翰嘆又點龍門之額竭
填縣債幾畔文盟韓檠未忍於棄墻盧傳每嗟於東
閣吏庭筆楚甘投分於塵埃學殖荆榛殆絕交於師
友倏覩鳶魚之飛躍輒忘燕雀之喧啾以不教之孤
軍爲嘗試之一擲天山三箭雖興壯士之歌東海六
鼉敢希公子之釣恍傳墨榜猥復青氈居王後以爲

榮出馬右而尤過賦慙明水迺入宣公之品題詞愧
阿房驟被武陵之稱賞妄想金花之名帖榮聯玉笋
之門生造化一新光華十倍恭惟某官周官事業皇
極經綸胷藏慶曆范老之甲兵世濟元祐申公之文
獻粵持蕩節翁仰福星給餽餉鎮關中自是斯世金
城之重求文武致幕下將為異時藥籠之需故能被
袞繡之貴而弗棄布韋在軍旅之間而不忘俎豆爰
復盛時之場屋曲為晚學之津梁遂俾非才亦叨偕
計某敢不銅章竊暇鐵硯加工仰承漢廣之刈薪更
傲宋人之刻楮真刑賞論於第二祗愧過情陳天人
策而至三願酬知己
嗣男杓編次卷終

可齋雜藁卷之十二

啓

代回安監丞袖啓

以喬木贊三復久知王文正之後人得梅花賦一篇
可卜宋廣平之遠業矧交臬事適在相鄉詎非會遇
之天為是參承之地恭惟某官忠孝衣鉢道義門墻
不畏疾風知是雪山之勁草有如砥柱坐回峽水之
狂瀾孜孜幾年凜凜一節方子陽肆井蛙之怒而臣
甫拜杜鵑之詩碧幢畫諾之間患銷棧道白羽笑談
之頃變息潢池為劉於右袒之呼微管見左衽之嘆
功高如此上肯負之禁路晉丞黼袞正思於夜對蒲

符奏最錦衣胡問於晝遊東山之霖雨將歸綠野之
清風難屈趣裝可也泚筆俟焉某冒然登孟博之車
幸甚過子雲之宅善人不得見君子見矣實獲我心
一國之所慕天下慕之願聞其政深慙報政莫造鳴
珂

代回湖廣鄭總領

檐登上蜀道之天有懷折柳樽俎想南樓之月忽辱
寄梅感久要之不忘愧宵人之莫稱恭惟某官活民
敏手蓋代英名爲世儒宗得康成一家之學方古王
佐狹子產列國之材早推鄉老大比之科繼洗柱史
惠文之習車無留迹玉不韜輝平反棘路之華夜沉

貫索蔽帝棠陰之化春藹扶風績用旣彰東知益厚
遂繇郎省荐昇藩符不五月而齊政以成宜終歲而
漢卿可躡適時餉計煩上顧憂謂中興建四總之司
而武昌任六路之寄雲屯萬竈日費千金石壕吏歌
而久困漏卮兵車行作而尚勞卧甲必有能稱物平
施如謙之用庶幾毋傷財害民如節之宜筭度支鞭
當不勞於游刃聽尚書履恐即有於追鋒某謬矣把
麾冒焉得節方抵司存之所決獄幾何遽爲王事之
行會計而已正猶責無麪於巧婦何以望不藥於庸
醫願垂肘後之規俾拯頭然之急迢迢故國一塵記
松菊之思歷歷晴川萬里悵水雲之隔極深願望幸

勿鄙夷

代襄閩回陳總領賀轉官

環十連而建閩猥積年勞冠三品以陞階誤叨宸渥
顧何功而獲此豈無自以致然感臆未陳慶函先辱
其壯而僅爾耄矣奚為偶緣漠北之多虞遂作周南
之久滯中流誓楫雖丹報國之心上馬踞鞍已白憂
時之髮徒倣湟水金城之智少寬棘門細柳之驚秉
鉞專征實愧嚴尤之三策賜書增秩已膺甘茂之十
官雖常蛇之勢若粗雄而黔驢之技已盡展桑陰易
徙尊興正濃方虞貽橫金留上之譏敢謂進鳴玉禁
門之亞其為地者固有人焉恭惟某官簪橐名家瓊

璫偉器手袖屠牛肯繫之刃宵明扁鵲湊理之方總
楚分野七十州自位諸侯之上掌漢大農億萬計夙
知九式之規少施鞭笞畫之賢勞已見貫朽粟陳
之餘裕操贏濟用未誇劉晏之佐中興給饋論功行
踵鄩侯之居第一凡叨序進端自言揚吾老雖堪一
行寧復能裨於煙竈它人不如同姓尚幾胥濟於風
舟

代襄閩回趙夔漕袖啓

勞使臣而歌四牡初覩錦歸來遠方而遺雙魚乃勤
袞字微蹤雖賁隆禮太謙恭惟某官德邁平間學傳
伊洛自禮樂副周原之遺繼轉輸騰蜀道之勲巫峽

春風應聽杜鵑之聲熟延英晝漏已聞振鷺之班催
豈徒上益州中和之詩將盡展宣室治安之策上曰
安在何相見晚願趣前驅公之此行真如登仙佇躋
近列某棲遲三峴留滯十年顧老矣之如斯欲歸歟
而易計暮雲幕野正深草堂憶白之思夜雪漫江乃
動剡溪訪戴之興矧頌妙語尤佩交情戀戀綿袍徒
感故人之高誼依依楊柳願令戍役之遄歸

回襄陽姜主簿自襄陽司戶兩易

爲五斗米未能學於淵明讀十年書不如詣於鑿齒
平時擊節一旦盍簪愧行李之後時辱緘藤之先貺
恭惟某官中原人物故國世臣文雅典刑風尚遺於

棠笏吏事經術訓蓋出於菑畬越絲驥騁於康莊便
合鴛聯於文陛盍爲逸武不憚遠遊意將展風雲之
壯懷姑以施霹靂之大手遷喬而入幽谷雖辭尊居
卑而甚迂以祊而易許田然捨彼取此未爲失遊戲
勾稽之冊筆發揮事業之青氈鳳覽輝而下之寧棲
枳棘鵬搏風而上矣行趨扶搖某謾學爲裘焉能製
錦僅若夏綢之初蛻又偕社燕之重來保障繭絲方
作三年之計簿書期會了無一日之長幸賢者之同
寅竊契盟之有日其來舊矣夫豈偶然臭味既同欣
遂挹芝蘭之馥箴規相警願毋忘藥石之言

回襄陽胡縣尉

丹綸渙渥黃綬躋榮問南昌神仙之遊若少淹於逸
駕得雍丘聰明之尉且增重於鉅藩着鞭一來擊節
三嘆恭惟某官冰壺人物金薤詞章早當長沙年盛
之時已繼嶽麓儒先之派淵源問學我朝安定之從
來日月聲名天下中庸之復見一第直相溷耳萬里
豈易量哉五鳳樓頭盍錦袍之立奪雙鷁灘上乃綵
棒之小施意其歷疆場之事情將以試詩書之功業
佇陳席上即露囊中奏通泉寶劔之篇帝將趣召聽
襄陽銅鞮之曲公豈久留某未能操刀姑學爲冶而
目真成於俗吏姓名不齒於時流野水歸舟止俟秋
風之便天涯傾蓋久俟宿霧之披忽一鴈之傳音喜

二鳧之斂翼邑人慶我儒者同僚將爲繭絲抑保障
乎繼是可承於議論譬諸草木吾臭味也庶毋相索
於形骸

回南漳李縣尉

疏恩北闕分理南昌海內第一人謂宜登於清選邊
頭數千里盍俯就於遠遊大賢肯臨吾黨文慶恭惟
某官龍門時望鑿殿名流風姿金掌之露凝人物玉
壺之冰貯研精書圃歷稽九丘八索之文接武儒科
奚止三秀一門之目盛事入衣冠之記英名騰袞寫
之鄉上千佛經見謂莫艱於別所出三昧手果聞首
占於倫魁茲殊知己注於紫宸豈華武可淹於黃綬

雙鷗來下五鳳齊飛其未能荷薪姑學製錦面目真
成於俗吏姓名不齒於清流木杪歸舟致客心之如
燕天涯傾蓋喜老子之猶龍自今擊柝之相聞庶有
執柯之不遠尚稽修賀先辱賜函既見君子則降我
心將獲酬於素願豈無它人不如同姓幸俾附於文
盟

回薛督機

命丞相以董師肇開大府東世臣而列屬爰晉上賓
當聲類之相求乃機緣之自至羽言何力藻翰通情
若昔魏公制陝西之師子羽者在葉相視江上之役
雍國佐之此一時主賓之良乃百世人物之表緬懷

惟舊親見于今恭惟某官梧竹丰標鼎槐文獻精神
滿腹漢廷諸老之爭推富貴壓頭魏笏遺風之未遠
蟬蛻綺繡之習鵬褰簪紱之津比較鷓行小遲驥足
題輿岸幘了不費於剗裁擊楫着鞭蓋每懷於經濟
茲繇丞監其贊督師坐決介石終日之機密賴斷金
同心之益昌黎之佐裴度淮土何憂王導之得賀循
吳人大悅自此未四十而持麾節不旬月而取侯封
由是而升必復其始其壯心零落倦影沉浮載馳載
驅政無能役亦趨亦步茲幸有依當龍泉出匣之方
新顧駕馬望塵而不及少出山東薛公之策式慰主
心俾無隴西李氏之羞實惟公賜

回豐憲謝舉自代

四駢馳隰竭十駕以莫追一鷄箋天忘羣啾而敢儷
正愧微言之輕葉乃勤妙語之繁花洪惟國朝薦代
之規蓋取古者相遜之意昌黎之推韓泰唐人以為
美談丙吉之稱正年漢世亦所間見要必求於勝己
始無愧於知人恭惟某官元祐君子之典刑中興名
臣之風烈清文振響五英六莖之和偉行軼羣四璉
八簋之古蜚騰英茂絲歷浩繁屬上眷於南陬勤使
華之西上仁洽列城之徑狂化流殊域之梯航駕萬
斛舟方此利滄溟之涉負九金鼎自當為清廟之儲
豈惟朝廷深知弱翁抑亦吏民願借子翼已試若此

何官不為其自傾蓋於異時復同舟於斯地每嘆頭
顛之如許誰為肝膽之相孚幸同官而為僚有如夙
好不薦賢而報國幾負此心若將浼焉何足謝者三
復琳琅之製倍增忸怩之顏問枚徐甘泉之班特公
餘事效李郭朔方之代副我素期

回象州趙守謝辟

屈名流而宣化政潔於冰奉明詔以舉廉言輕乎羽
此公論之攸屬豈私謝之敢當眷嶺海之一隅去朝
廷之萬里民生瘠薄公計枵虛不堪推剝之相仍惟
務脂膏之自潤匪資砥柱孰挽狂瀾恭惟某官以國
宗英負時儒望踐敷華貫世故蓋已飽更砥礪前脩

躬行可以無愧頃以象臺之虛席小煩驥駕之擁麾
酌此水懷千金不易隱之之操昔無襦今五袴共欣
叔度之來既聞汚染之掃清宜藉廉風而表倡官刺
史亦榮矣大丈夫何假爲二千石之撫循聊蘇遠俗
尺一書之褒召即踐邇聯某承乏非才同寅有幸知
體九重之示訓庶幾千里之得人輒一疏聞幸將報
可闔郡而薦一士清節難哉聞風而廉頑夫貪庸警
矣

回荆門鼎守袖啓

我汎涇舟猥來七澤公居楚戶幸共一家駕熊軾以
鼎臨袖驪珠而謙賁恭惟某官播苗世美經濟時才

惟澧有蘭賸馥騷人之國言漢其楚拔尤處士之廬
精神檄草之風生齒頰劒花之霜冷剗裁盤錯遊戲
夷猶夜觀燈碁既飽從軍之樂春城鼓角肯甘護塞
之勞顧瞻蚡冒之山林芟蘊駒支之荆棘兵沉刁斗
民被袴襦訪山下之泉蒙寧安新邑取地中之雷復
將啓舊邦了偉績於虎牙振脩儀於鷺翮壯圖未艾
異渥方來某本乏一能謬共二事王室相期於共獎
友邦允協於和衷敢布腹心願依唇輔見子產如舊
識請賦草蟲謂平仲善久交毋忘伐才

可齋雜藁卷之十二

可齋雜藁卷之十三

啓

回歐陽簿尉謝登科

楓宸賜對桂籍標名書有歐陽生久著漢儒林之傳
名登正元榜載新唐進士之科惟時得人多士增氣
恭惟某官文追渾灝學探精微曾蟠滄海之珠器抱
荆山之玉授業掌故歷徒陳稽古之車射策奉常乃
俯拾明經之芥佇公卿胥此焉出而州縣豈爲徒勞
某猶憶槐黃喜傳榜墨慶文風之丕振視曩日之有
光奮五百人之中士尚有觀於器識繼六一翁而後
君宜愈力於文章

回胡司法謝請舉

集漕闈之衆雋令與計偕得澹庵之諸孫差強人意
有來好語尤佩高情恭惟某官學有源流士之珪璧
健翮九霄之鶚脩程千里之駒賦水部之梅花方紆
新綉訪月宮之桂籍是特舊擅出手當場摘髭上第
某代庖漕事勸駕賢書水鏡何心自是朱衣之首肯
春風得意好看墨榜之先登

回侯簿尉謝請舉

較藝一臺孰究伏生之誼冠名多士首推侯喜之文
方老眼之增明辱好辭之委貺恭惟某官學能稽古
儒以知兵黃石一編已策勲於韜略青雲萬里猶抗

志於功名欣聞延桂之浮香奚待尋梅而學隱當場
出手取第摘髭某屬漕事之代庖獲賢書之勸駕臚
傳北闕豈惟焦杜之齊芳魁繼東嘉未許周徐之專
美

回歐陽解元謝請舉

奉漢科之新詔將與計偕稽孔壁之舊藏宜為舉首
有來好語喜得英才恭惟省元行粹珪璋氣沮金石
備渾灑聳牙之體為閣深演述之文桂子秋風自廣
寒而分種桃花春浪由灘水以問津上第策勲倫魁
接踵某猥叨勸駕喜見着鞭月旦評高游刃已恢於
餘地風雲路便一輩佇着於冲霄

回唐解元謝請舉

鵠闈較藝稽六義以成章鶚薦標名偉一鄉之得士
有來好語尤佩高情恭惟省元行粹珪璋氣沮金石
自鳳儀於丹穴宜鯤化於滄溟說詩而解人頤共推
多識擣文而覩天巧獨擅衆長奉常一第之策勲始
安兩魁之繼踵某猥叨勸駕快覩着鞭八桂叢邊已
喜香浮於仙籍百花頭上佇看聲播於春闈

回秦解元謝請舉

大比賢能之獻籍甚多才南方中庸之強褻然爲首
有來好語深佩高情恭惟省元行粹珪璋氣沮金石
正學蘊講明之素曲臺加潤色之功桂林一枝盡攬

山川之秀梅花萬里將先雨露之春即鵠尾以載占
佇龍頭之三見某猥當勸駕快覩策勲月旦評高衆
雋已爲之歛社雲霄路近壯圖正在於着鞭

回秦解元謝請舉

較藝鵠闈莫重春秋之筆登名鶚薦允諧月旦之評
盛舉褒然嘉辭謙甚恭惟省元追古作者爲時雋才
學明王道之權衡詞擅儒宗之黼黻卻林捷奏已着
一枝桂之芳韓榜臚傳行應五色雲之瑞太平首選
淳祐重聞某猥以典藩幸茲勸駕騰薰蘭馥已騰南
國之聲華願指梅梢用卜東風之消息

回衆解元謝請舉

獻大比之書幸新妙選奏明光之賦喜擅衆芳方老
眼之增明辱好辭之委貺恭惟省元文追古作學邁
時流詞名矜七步之成紙價甚三都之貴桂林一枝
之秀已播秋香梅花萬里之遊可占春信訂報韓歐
之榜帖重觀王趙之倫魁某猥以典藩幸茲勸駕鹿
鳴周野欣聞盛事之聯翩鵬化莊溟願見壯圖之軒
翥

回蜀士趙解元謝請舉

開南嶠之文闈翕來衆雋得西州之名士獨冠一時
喜老眼之增明辱好辭之加貺恭惟省元追古作者
爲今聞人詞源三峽之傾文價兩都之重梅花賦罷

帶蜀雪之清香桂籍名標指嶺雲而闊步青氈載復
黃榜立登某以漕事之代庖獲賢書之勸駕校子雲
相如之同異不難掇於儒科論伏波忠武之是非要
當存於公議

回蕭解元謝請舉

考藝星臺探羲氏畫三之學揭名露榜居鄴侯第一
之流喜得英才增明老眼恭惟省元追古作者爲今
聞人詞源富筆底之章心法造畫前之旨訪廣寒之
桂子仙籍騰芳指嶺首之梅花春風問訊當場出手
上第摘髭某偶爾代庖幸茲勸駕袖間妙語帶雙泉
文字之香足下脩程看萬里扶搖之步

回宗室謝取應

大比興賢合衆材於一道高文得雋列同姓之九人
好語有來雅情甚厚恭惟省元仙潢疏派若木騰芳
辭章有追古之風議論得過秦之體訪廣寒之桂子
仙籍浮香指嶺首之梅花春風試手詞鋒努力儒級
摘髭某偶爾代庖幸茲勸駕鴈行肅肅已觀霄漢之
聯翩麟趾振振同作聖時之美瑞

回宗室謝取應

選士麟宗孰擅三都之譽登名鶚薦實開一第之階
好語有來雅情甚厚恭惟省元銀潢的派玉峙高標
指嶺首之梅花春風試手訪廣寒之桂子仙籍浮香

努力文鋒摘髭儒級某代庖漕事勸駕賢書由宗室
以進九人允為盛事搏扶搖而上萬里即展壯圖

嗣男 杓 編次

可齋雜藁卷之十四

啓

代回鄭制置賀生日

歲月逼人又記白母夢庚之日春秋貴老不遺絳師
紀亥之年佩盛德之益深撫衰顏而增厚恭惟某官
詩書元帥社稷重臣富五千文字於毫端運百萬甲
兵於胷次賡祖徠一高之頌未誇慶曆之仲淹繼洛
中九老之圖當邁元豐之潞國羽檄方清於戎候咒
觥載舉於公堂好善推賢得地中山謙之象矢言肆
筆成水上風渙之文遂形大雅之辭俾介小人之壽
其種種如此皇皇何之五六十翁宜休丘壑七八千

里猶涉風濤客星幸托於蜀躔壽宿實司於鄭分錫
之善頌假以餘年雖短艇相呼鷗已有定盟之意如
弊帷未棄馬猶知報主之心

代回潼川秦守賀生日

小人不知紀年正嗟劬瘁皇覽揆予初度過辱品題
遠分玉帳之餘輝來問寶屏之寒色三復降嘆十襲
登藏恭惟某官岷蜀儒英蓬瀛人物以鼇禁駕墀之
望爲鶴林鶯界之遊皇極力扶五福洽彝倫之錫洪
鈞氣轉八荒同壽域之開方黑頭入相之可期乃白
首爲郎之是念至塵善頌俯及陳人某咄咄伊何駸
駸晚矣已辨雪水松江之釣尚供祁山斜谷之屯寵

以袞褒慊然線短永懷吉甫頌可繼於清風寄語巴
人韻莫賡於白雪

代回黃漕賀生日

指李木而爲姓氏政感劬勞折梅花而寄故人過勤
存記深愧無能而老矣不知何德以將之瑟三嘆以
有餘筭十襲而永好恭惟某官襟懷雲夢人物蓬瀛
以對薇翻藥之文章有製芟紉蘭之風度繡衣青轡
以分蜀道之星黃閣黑頭行近長安之日方將推斯
文之壽以壽國故能汎一己之愛以愛人肯分玉帳
之光華遠及寶屏之衰冷某妄一不肖分三宜休萬
竈貔貅初無長策五湖鷗鷺方問新盟惟線短之是

慙豈袞褒之能稱桑弧而射蓬矢行藏已付於倚樓
瓊玖而報木桃感荷莫形於刻楮

代回鄭制機賀生日

春草初生正入西宮之夢寒梅未放脩催東閣之詩
舉掌載歌彈冠自壯恭惟某官渥注驥子阿閣鳳雛
依王儉之紅蓮清猶飲水挺北平之翠竹高合抗雲
佇黑頭躋公相之榮猶青眼念友朋之好某父焉懷
土晚益惜時三邊正急於蜂屯二頃盍爲於鶴計清
風作頌皇覽增光桃李不言尚惜陽和之力松筠自
厲利期歲晚之心

代回楊制幹賀生日

伴酒家之遊余方歸計播墨池之潤公有新詩舉掌
載歌垂弧增重恭惟某官學窮洙泗譽壓岷峨對白
抽黃行視鑿坡之草依紅泛綠暫裨虎幄之籌篤荀
伯之同僚效史克之作頌某冉冉不知其將老皇皇
尚欲於何之忽得隋珠莫酬衛玖嗟我勞嗟我瘁徒
有感於蓼莪俾爾熾俾爾昌願相期於松柏

代回輔制屬賀生日

指李樹生見方思於老子惟輔果在酌當自於鄉人
祝以大椿慊然小草恭惟某官家藏易傳袖有素書
昔使龍庭穹廬風動今裨虎幄幕檄雲飛方將環禁
衛之九重姑且拜詩壇之一將其父焉懷土晚益惜

時正未遑一壑之謀復何暇四方之想敢期善頌猥
及陳人嗟我劬勞徒增重蓼莪之感事公恭敬願相
娛桑梓之年

回蕭漕賀生日

咄咄浮生等一鷗於江漢渠渠高誼勤四牡於隰原
寵以佳章華其初度恭惟某官吾民壽脉當路福星
揮斤堪輿轡攬青絲之寄牢籠今古筆搦黃絹之辭
對蘭芷以續騷指柳薇而懷戍樓登乘鶴從容據夜
月之床臺望呼鷹寂寞念秋風之帽篤交盟於金石
寓生意於珠璣某祇誦袞袞深慚綿薄王事方資於
共楫公堂何暇於稱觥當香山五十三之時何如歸

我借崆峒千二百之歲還以祝公

回安觀使賀生日

余髮種種奚爲倏驚初度君詩靄靄多態肯念久要
佳哉秋思之可人恍若暮齡之華我恭惟某官氣摩
星斗義薄雲霄挺松柏之後凋話言有味樂芷蘭而
薄采咳唾皆香相逢江漢之萍蓬重話岷峨之桑梓
後先旬浹彼此生初慙無郢人白雪以相祈乃辱吉
甫清風之加貺盟堅金石調入羽商某祇誦袞袞深
慙綿薄燭武老無能矣顧欲何爲平仲久而敬之願
言勿替

回毛制參賀生日

揆初度以賦騷感人秋思有嘉賓而歌雅寄我春聲
後唱一傳庸價三倍恭惟某官凌雲浩氣織霧道毫
明月樓頭神交王粲西風帽底僕命孟嘉俯憐蒲柳
之先零恍對芙蓉之初發盟申金石調入羽商顧綿
薄之如斯幾袞華之過矣當香山五十三歲盍歸乎
來借崆峒千二百年願俾爾熾

嗣男

杓

編次

可齋雜藁卷之十四

可齋雜藁卷之十五

奏申

代蜀總辭免新除狀

某聞命自天措躬無地伏念某早更州縣久歷邊疆
於荆淮險阻以備嘗若巴蜀事情而未識中朝過聽
外府晉丞不以乘障之無聞而謂祥刑之可遣越從
沂峽即委度關決獄幾何每虞職曠會計而已尤愧
材疎雖國事之不敢以私然人情之未必皆合簿書
甫上毫髮無長敢圖峻擢於郎曹迺俾冒持於餉事
恩深渥厚任大力微惟四總均控於北門而一時莫
難於西土譬七年之病而求三年之艾如十人之食

而仰一人之耕當詡竈之方增雖晏鞭而莫給匪求
通敏曷副選掄况革弊視究弊尤難而任事及論事
又異縱漏卮之當塞恐涸轍之未蘇兼其資望淺而
不足以玷班行性質樸而不足以諳邦計深防掣肘
無救噬臍欲望朝廷之矜憐俯念兵食之重事特賜
敷奏改畀英髦庶無誤於明時獲少安於愚分其他
驅使不敢避辭

代襄閩辭免召命狀

自天渙渥無地跼躬伏念某本以癯儒弗堪煩使護
風數處受任以來歷星一終惟力是竭賴廟朝之授
筭暨將士之叶心田里得以盡襜褕之謀邊徼不知

有羽檄之警但以數年赴援千里勞師江淮甫勦於
群兇蜀漢又生於一敵支左吾右維弗敢辭彙後跋
前知必不逮又况事情以久而多玩智慮以老而浸
窮拳拳歸心縷縷奏疏茲誕頌於奎翰俾入覲於璫
旒君恩仁哉臣子願也其如歷時弗績晚節多虞是
皆當去而留事適值此今或宜黜且召人其謂何用
敢僭溼悃悰祇控造化欲望鈞慈曲軫由衷毋嫌反
汗收回綸綍斥退丘園感何啻於更生報不忘於九
殞

辭免除軍器監丞兼淮西憲兼督參狀

疏寵自天措躬無地官卑人微本不當輒具控免伏

念某一人庸陋百無技能雖州縣幙府之粗更而襄
蜀江淮之備歷絲毫未效齒髮浸凋比有詔以起家
仍佐戎而入幕倏踰數月不畫一籌擬畢防冬力祈
補制敢謂公朝之渙渥驟令戎監之晉丞既叨淮右
讞獄之司且陪督府議論之末念東西惟命臣子豈
敢有違第上下沿流時事皆所當急驅馳何擇辭就
則難况其憂患之餘寧有事功之念僥踰躡處顛踣
貽羞乞備甲朝廷特賜敷奏收回成命俾服舊僚它
時或有於使令小已敢辭於赴蹈

再辭免狀

某蟣虱小官豈敢重違竊緣揆之情義實有未安者

二不敢避再三之瀆伏念某零丁孤苦止有一弟相
倚為命連月抱病奄奄垂絕比者給告往視正在急
難王事迫促疾於星火為之割不可忍之念攬涕而
訣晷漏不保今若貪榮冒寵偃然弗恤則是知有尺
寸不知有手足薄於所厚對以何辭此所未安者一
也又緣某頻年奔走諸閩舊雖嘗為督府賓佐今春
奉命而出名在江闈于茲數月諄諄委寄共畢此冬
目前江風正寒不能少宣一日之力士之從人關係
名誼今若辭此就彼急於得遷則是知有官職不知
有師友惟利是擇殆成何人此所未安者二也凡此
二者皆稍知義者所不敢為某雖踈庸豈敢弗顧切

揆朝廷所以進之班序假之憲節不過欲以西淮兵
事委令酬應今者某恭奉便旨以江幙而陪督議已
於十月十三日至無爲軍軍前驅馳戮力所不敢憚
正不在於官名輕重之異兼某報親日短報國日長
擬俟疆陲稍息即欲上終制之請私情公議凜於芒
刺用是寧貽罪譴不敢祇拜乞朝廷更賜敷奏收回
成命俾某安意兵間幹當它時別有差使謹不敢辭
辭免除兵部郎官江東運判狀

某聞命自天措躬無地伏念某技能無取憂患相仍
比服役於淮壩猥充負於幕議驅馳維力毫髮罔功
方僭控於私情冀許終於禮制敢期誤渥遽俾爲郎

且叨將漕之華仍贊督師之畫靖循庸陋允謂僥踰
第其陟屺之感旣練而未祥在原之感有喪而未舉
形影相吊疾病交攻懼不稱於使令將必貽於曠敗
伏望朝廷特賜敷奏收回成命改昇時髦容某予寧
田里以俟服竟他日或有繁難差使不敢辭避

辭免除左曹兼淮西總領狀

自天有命無地措躬竊以省戶諸曹民部爲劇邊陲
急務兵餉最先必當世之通材副清朝之妙柬如某
者一寒寡與多病早衰足迹粗歷於驅馳心計非長
於筭畫迭叨臺幕游玷丞郎顧王事之靡辭視禮經
而實愧奉身而退補制則宜將踰月以及祥正籲天

而俟命敢圖恩綽驟昇賦輿眷惟西總之源流雖匪
平時之講究竊窺大略殊異昔年鈔法壞於私販已
自術窮米綱苦於愆期况以歉告所仰者營運而厥
有覆轍所急者糴買而殆如團沙非才處之不敗鮮
矣弗及今而控免恐自是以沉淪欲望朝廷特賜敷
奏收回成命改昇時髦檢會前申許令引去俾少安
於命義容嗣竭於忠忱

再辭免狀

人微位卑誤蒙公朝推擇參以彛典不當再具控辭
然切自揆避事之罪小誤事之罪大真命一頒非比
承攝其有闕軍國大計非止區區一身豈容不剖露

肺肝為朝廷告竊見淮西餉所往年號為優裕三數
年來根本日竭凜乎不能以朝夕計某越俎僅半月
雖未暇深究源流緊觀目前事力以新揆舊已大不
同某敢僭陳其略謂如建康大軍一窠全仰鹽鈔歲
額以一千二百萬計今歲自正月至于十月鈔務發
賣不行虧欠三百八十四萬餘貫浮鹽之私販未已
鈔法無流通之時前政蔡範猶蒙朝廷料撥三百萬
貫何元壽去年亦蒙料撥二百萬貫皆已貼助欠目
今歲雖屢陳請未蒙回降一項科名已欠三百餘萬
此其不可者一也又如馬司一窠有諸州銅錢就截
營運雖非餉臣之所當為然前政自去年以來當窘

匱中賴有此項以相通融雖未果計筭質之舊籍前
政任內其增入共百餘萬緡今歲運糴之費率仰於
此尤而效之則未敢捨而不爲則一歲便無百餘萬
緡此不可爲者二也此二者猶是錢券尚可告朝廷
措辦要之爲總計者當略於錢而詳於米今通所部
江上諸屯淮邊諸郡一歲經常生券大略會約非歲
得百五十萬石不可每歲上半年則仰江東西綱運
此斷斷不可易今歲前政任內委官吳門運過科撥
米共四十七萬餘石則是科撥猶可仰今總所雖有
科撥數隸百萬倉深慮憲司新糴之米未登而諸路
取撥之米不一今歲所運全賴督府差借兵船今則

未可措擬此則嗣歲科撥之不及今歲一也江東西
綱運常催及十分止可及五十餘萬石已爲極力猶
是去歲豐稔綱運尚可仰今則兩路諸郡多以歉聞
類有檢放謂如鄱陽一郡合解米九萬石已減五分
則總所已暗減四萬五千石矣以此爲率僅可作一
半調度此則嗣歲綱運之不及今歲一也前政去時
嘗與某論及餉事以爲前可憂者如此至新春必敗
事所仰者有和糴以貼助今粗加檢計則朝廷元科
雖及六十萬斛截日實撥本錢纔一百一十六萬以
糴價計之十未能一此外司存雖亦有那兌增撥之
數然米直倍增爲數無幾况當吳門開場散本之際

適有憲漕司任糴之令此則和糴不可指準又一也
以錢言之則如前二者之所陳以米言之則如後三
者之可慮其他節目如調兵錢米義士券食截撥未
還生券合請又不止一端於斯時也使某以衰病孤
立之人冒昧當之未遑遠憂而目前江上昇池和米
四屯月糧約近八萬石而四處倉無粒粟那貸已窮
去歲淮邊之匱猶在新春而今歲江上之匱乃在舊
冬則邊淮從可知矣某半生險阻鬢髮盡白平時雖
戈戟中所不敢辭今所以不敢祇承者正以度才量
力自揣風采言論不能動悞人聽且歷數近世總餉
之人除其間一二表表外餘號為善理才者皆覆轍

相望而况某乎用是不避斧誅再瀝血誠朝廷往時
以蜀總之人嘗除趙希昔矣嘗除牛大年矣皆以陳
力不能止某敢援此以請伏望鈞慈特賜敷奏收回
成命改畀有材望風力之人俾某退就閑散少休疲
駑結草銜環誓圖報塞

三辭免狀

竊謂辭則違君父之命受則貽軍國之憂二者皆罪
也伏念某至愚不肖平時歷艱蹈危而家而身有不
暇恤亦圖竭犬馬之力以為世受國恩報今者朝廷
舉兩路之賦而重之以筆遣要官羨爵它人之所願
某豈敢取再三之瀆實緣西淮總餉弊壞築底辦集

不可以徒手委折盡付之難言比嘗敷述錢糧大略
各狀申控于朝並未蒙處分望洋四顧莫測津涯乃
知前人之去適若幸然某攝事將及一月憂心煎迫
已成病人連月宣限之興幾為食不下咽官吏矐目
相視疾呼莫聞此但金陵一屯已不能給淮邊諸戍
其何以支於此可以知其非總賦之才矣竊揣朝廷
選拔之意一則以某嘗隨先父餉蜀或本末之粗曉
一則以某嘗為督制僚佐或情分之易孚然在某往
承先訓戒以無為此官逮其游從幙府之間亦未嘗
諳歷財賦之職投之優裕猶將玷缺况急迫如是者
乎揆時量力必敗無疑與其受鼎鑊於他時曷若乞

骸骨於今日某頻年憂患一家淪落非有貪榮慕祿
之心天實鑒之自度某衰病有年委頓無日今乞守
本官致仕以終餘齡別選才望之人以當總漕之寄
庶幾某進不為誤國之臣退得為保身之子銜恩戴
德九殞難酬朝廷儻以避事加之竄謫則某亦惟席
藁以俟伏望鈞慈特賜敷奏施行

淮西總乞投閑

某么微下吏誤蒙公朝拔擢共二總漕將閱半載正
圖恪勤盡瘁少見報効不謂福過災生入夏以來合
門坎珂而某賤軀自去年感冒解利不盡夏氣衝動
熱疾復作今已七日于此汗下未解切慮沉痾不已

積壓者多最是餉事窘急之秋非其他職守之比近嘗計約諸邊糧餉欠闕細數申明朝省尋常司存所憂在夏一交六月已後則江西綱解陸續東下接濟諸屯不下五十萬石今歲減放截撥幾已殆盡大失指擬區區積憂成疾亦此之由况今去秋纔兩月餘急急措置猶恐不給而某病勢如此懼難支吾儻苟且以養痾必旦夕之敗事伏望特賜敷奏陶鑄一祠廟差遣俾問醫藥別選材雋興起司存不勝幸甚

淮西總再乞投閑狀

某妄一繆庸共二餉漕被命之始屢申控辭深知事棘而時艱才謏而任重始親得於前政謂必敗於今

春仰體隆知強竭驚力方其所在空匱不能一朝弗圖苟且支吾倏亦九月是雖上流之綱運多截仰賴中朝之科請尚敷目前豐濠廬黃極邊之餉粗已分撥和菓濡須次邊之餉亦見區處沿江諸屯雖是旋求旋給適有天幸未至乏供某正願殫罄消塵圖報海嶽意謂歲事之豐稔餉計之應接稍寬畢此一冬方敢丐去其如事至於急迫不幸時值於災荒旱暵相仍蝗孽滋熾實意料之弗及非智巧之可施職思其憂食不下咽大槩司存以錢糧為職淮鹽浙米乃命脉也連月不雨罔水行舟米艘之通濟既艱鹽課則遲小難辨方來之事猶重可憂比近郡米價每石

官斛已踰四十餘貫不翅往時十倍之直綱解不能以如故糴費若此之倍增自此豈惟本錢無措兼亦未有收糴之地司存歲用米約百五十萬餘石將何所貼助乎此月鈔務上中兩旬所賣鹽鈔纔二千七百袋僅及課額十分之一夏月猶且如此冬月其又可知自此抑慮鈔法愈弊未知通變之策司存月撥錢七十四萬將何所仰給乎而况總計之涸轍正艱邊屯之添竈未已近在一月增及萬人舉是而言則是司存命脉其殆將絕四體雖具其能以乎譬諸厥疾尚淺此猶庸醫可爲如其膏肓之證既深則非瞑眩之劑莫起是必倉扁而後可也今日西餉之計實

似之某半生險阻之備嘗連歲憂病之交集然不敢以此飾詞規求自便况當秋聲漸動亦非臣子避事之時實緣情迫勢急關係者重興其拱手以待敗豈若陳力之不能縱或上獲譴何罪止其身不至誤國用瀝肝膽上冒鼎鈇欲望朝廷特賜敷奏坐某以罷軟不勝任之罪免所居官投之閑散庶幾別選時才以任經理之責其於餉計猶有振起之望某區區所請雖出於私實公家計也

淮西總辭免除右司狀

聞命渙頒撫躬震懼竊以省闈彌綸之寄宜得世務通練之儒如某者見謂凡才僅堪麤役雖游乘於使

傳曾無補於公家供億列屯猥承人之扶持滿歲不自意全鼯鼠已足於飲河蠶蠶豈勝於負岳叨恩入奏揆已踰厓方一節未敢以走趨忽再命益增於僂僂陞之宰屬寘彼班行願惟塵埃之蹤豈習臺閣之典俾預聞於政本將冒贊於廟謨又緣驅馳頻年坎壈多病陳力不能者止投閑乃分之宜儻弗揣量必誤東掖欲望朝廷特賜敷奏俯從祠請以穆師言如溝壑之未填容涓埃之嗣報

辭免除兵侍淮東制帥知揚州

某聞命自天措躬無地竊以班通內列亞武部以陞華地控東陞建制垣而分收允為重寄其可冒承伏

念某樸魯無文懦庸不武雖邊頭之奔走嘗歷險艱如券外之功名敢萌希望了無他技恃有此心比省寺之叨升之廟朝之補報倏膺天寵俾護風寒豈無當路之英髦足繼重臣之規畫眇焉一介負此千鈞在公朝未免違衆用人之疑在微臣有不度德量力之誚實閔國體懼致人言伏望朝廷特賜敷奏收回成命毋拘反汗之嫌改畀真材庶免噬臍之悔

再辭免狀

某竊惟量能授任者君人之至公陳力就列者臣子之大誼上或出於輕畀下或至於冒承不謹厥初必蹈胥失眷東淮之巨鎮自連歲之多虞藩籬雖嚴瑕

隙猶有所特制臣之威望卒消黠虜之憑陵苟無他
長夫豈易繼如其之踈陋雖嘗備於驅馳僅為人役
而豈能役人未為衆服而奚可服衆匪懷蓄縮實慮
顛隳爰僭具於控辭乃未蒙於從欲鴻恩雖厚蝨負
曷勝恐勤旰食之憂不待秋風之警輒忘再瀆用瀝
一忱伏望朝廷特賜敷奏曲回誤寵圖任當材庶愚
分之獲安亦師言之允穆

三辭免狀

某猥以庸材誤蒙推擇授之閭寄力綿任重如髮引
鈞免積滯騰俞音竟閱在某官卑人微詎應累瀆受
恩至厚無說可辭但其至愚極陋自知甚白才力已

懼於弗稱分量其可以過盈今者驟由冗散之中躋
之論思之列此公朝曲示優寵之意在他人豈無歆
羨之心然而國家名器所以厲世磨鈍者在是自非
勲勞顯著雖尺寸之賞上不可以濫予下不可以倖
得况天子之從臣乎某素無竒稱有何殊績足未履
於淮土身已廁於甘泉叨寵貪榮孰甚於此偃然而
受人言謂何名稱雖隆誰其心服某今不敢重違君
父之命其淮東安撫制置使兼知揚州職事容某涓
日祇受所有權兵部侍郎恩命則某不敢祇拜欲望
朝廷敷奏曲徇愚請免綴邇班庶幾少合辭受之義
某誓當勉竭駑鈍以報洪造

辭免兼淮西制帥狀

某聳聞渙渥倍切震驚伏念某智不足以達事機材
不足以享時望誤蒙推擇往往蕃宣既偃僂而莫辭
爰黽勉以于役如望洋若未知津涯政茲中道之越
越併以西堧而承攝鼎來再命益駭羣情分疆雖止
於三州建閫仍關於一路方豺狼之當道有賴折衝
以蠶蝨而負山詎宜加重况两大臣之舊鎮豈一小
吏之可兼雖脉絡貴於相聯恐聲勢遠而難應儻令
冒受必速顛隳欲望公朝特賜敷奏擇英髦而改畀
俾綿薄之克勝庶專意於東陸免上貽於北顧

再辭免狀

某位卑人微不當再有控請實緣某最爾凡陋非有
兼人之長冒當東閫已懼弗勝况彼西陸尤為重寄
今復俾暫承乏則是全淮邊面盡以畀付委是才力
事力俱有難支蓋兩淮分封而守已非一日各專其
責沆賴無虞端平甲午朝廷嘗亦以節制西淮屬之
東閫卒以力辭良由地里稍遙未易應接前帥威望
猶且難之况某之才力不逮遠甚乎又若廬濠安豐
三郡年來屢經狄難郡計虛枵全仰制司應副以助
邊費近以沿江兼領則藉有餘而補不足猶可通融
今東淮一路自是一路用度猶慮無以自給安得復
有事力可資他路乎此某所以聞命戰兢益重蓄縮

凜然而不敢受者也責任所關難以避再三之瀆欲
望朝廷特賜敷奏收回兼權淮西制置使恩命容某
且領東淮一面黽勉措置罄竭力圖報鴻私

淮東制置自劾狀

某仰惟朝廷分閫命帥所以衛中國所以庇生民儻
或一隅不能以自全一民不能以自保即閫臣之失
職某本以愚陋不習於兵誤蒙隆委必知犯負乘慢
藏之戒領事甫及五月農功未畢即報賊警適當勅
寇大異常年仰憑宗社之有靈俯賴將士之協力勉
支多事謹備列城第惟申令淺而未孚威望懦而不
振其間生聚弗盡徙移遂納侮於裔夷致貽憂於君

父以至盤泊累月侵軼四郊肆掠湖濱深入海角長
淮千里蕩析離居民受殘戮肝腦塗地請言其罪豈
在他人雖中賊手實某悞之向使分閫之臣能如齊
之檀子守南城楚人不敢為寇盼子守高唐趙人不
敢東漁於河則豈至是哉况其嬰城縱敵之機辱國
損威之誚人能相亮過亦自知苟惟俟退寇而稱功
不推原而引咎縱逃國典亦有天刑要之孱弱之如
斯豈可驅馳之再用欲望朝廷特賜敷奏將其特與
鐫黜永廢田里以戒守邊之吏以謝被害之民別作
規模保固封境實為幸甚

再申丐祠狀

某昨以韃寇深入罪在闡臣嘗具奏申乞加鐫黜今
準省劄奉 聖旨令某安意本職益恢遠圖聞命震
驚措躬無地伏念某一寒孤立百拙無能未嘗自詭
於知兵初不辭難而避事朝家過聽藩閫誤分但知
循前人規畫之已行曾不料黠虜姦謀之寢異重貽
民患甚損國威今雖 聖恩未忍加誅朝論從而見
貸凜然大戾隱若中心載惟四郊梗塞之時備勞諸
闡應援之力不了官事致累他人顧如僥倖之已多
其可因仍而弗去而况虜情闖伺繼是益深邊備闕
踈因茲具見城池欲葺器械欲備將士當練糧糗當
儲合諸壘而圖惟上半年之須暇宜得英髦而汔濟

決非綿薄之克勝不亟更張必貽顛覆此實關於國
事非特爲於身謀陳力不能知難而止用再伸於懼
切祈曲賜於保全欲望朝廷特與敷奏旣寘其銖鉞
之譴乞畀以香火之官別選帥才速爲邊計俾某不
至他時敗事貽羞公朝實拜天地父母生成之恩

乞免兼淮西制帥狀

某一介么微不當再有陳請但邊鄙重寄在朝廷當
量材而授任在臣子當量力而効勞如某之不才無
一善之可取叨恩分闡衆謂非宜乃者韃寇闖伺諸
邊兵倍於常年早入者逾月凡所在以俱警豈無鏘
之可窺顧方萃其力以盡東安敢觀此時之已北苟

全封守盡出廟謨然竊思虜患之浸深將以求邊防之未備痛懲前失力勉後圖非得文武之全才大作規模而申畫則恐地壤延袤日力迅馳一物不牢同舟俱敗後之追咎將甚于前方今要圖莫先易帥朝廷儻一番經歷再俾勉留懼丘山之弗勝勤宵旰者未艾此區區所以祈哀造化乞投閑散者也天高聽藐竟閱俞音自揆蟣虱之臣敢辭犬馬之力第以舊來全淮邊面素分兩閩東陸一路近比數年則又制憲兩司實分其責維揚閩寄不過近應真恭高郵而已猶且歲時滋久牖戶尚踈某非有兼人之長乃當三者之責今年之事天幸爲多使其分寇於東西焉

能交應於首尾委無心力可以支吾猶不揆而居之將立待其敗矣是用再瀝血誠上干化治伏望念閩權之至重察綿力之所難更賜敷奏如公朝未與祠廟差遣且乞將其免兼權淮西制置使職事止令專意淮東邊面勉殫駑力上答鴻恩

再乞免兼狀

某近自十一月虜退之後痛懲已事深咎非才嘗申投効之章繼上請祠之疏 聖恩寬大猶俾勉留近又具申中朝且與免兼西事恭準省劄復閱俞音嵬瑣微臣紊繁威聽某自知萬有餘罪詎可再瀆但今淮東之事退揆綿力已懼弗稱而况遙制三州兼任

兩路識與不識知其不可今敢先言淮東之所難而後淮西之不容兼者蓋自虜爲封豕長蛇荐食上國自蜀而襄襄而淮首尾數年耗蕩萬里藩籬既失浸及戶門戶門既警斯通堂奧理所必至事非難知比年賊在西陲未致深入東境中外之論便謂晏然其實淮東自失滁陽破六合棄天長由濠豐而入揚境無復有一限隔賊馬突如其前三日事耳去年賊已入泰興至海陵通川之事今歲固必致也老繆愚執不復忍言然當賊大勢萃近郊兵倍常時寇早踰月盤旋諸城間決浸治具十旬于此猶是天幸不自意全向使彼爲攻瑕之謀或乘我所未備之地一有差

跌衆其謂何今此賴將士之叶心獲保封疆之如昨儻爲國計易帥急先若曰身謀罪去亦幸旣蒙上命俾勉後圖只得推此血誠竭其死力謹不敢辭但諸城葺理雖已積年武備綢繆大抵多略惟揚本根重地外強中乾家習作賊之利而蓄漢雜處難養易敗所恃不過濠河風雨一經沙淤一淺堡城地利我乃失之補宜爬梳向多罅漏只如海陵一壘昔所棄而今欲守朝廷議益舊城之險州郡申復古城之規人謀不一日力無多儻不亟圖將懼胥失歲戍泰僅調千五百人今歲司存益兵所調四倍而朝廷增戍遣援稱之兵力有限無所不備則無所不寡兵法之所

戒也又如高郵儀真淮安等郡前後更歷幾守措置
幾年近蒙朝廷委官相視以圖冊條上則俱有瑕處
濠類可泄泗上之城壁僅如一堡淮招兩郡俱未有
排梁串樓之木至於器甲則所在闕然淮安號爲大
藩曰弓曰申俱未滿二百舉此可以知其凡矣最是
向來藉鹽利以立司存歲入動以千萬計今則不敢
貿遷矣向來積糧餉以實邊儲只維揚自以百萬石
計今則所在罄竭矣財計入少則出者必晉人心無
所慕人譽必不歸糧食之所儲者寡則所支必不繼
萬一寇在境軍乏供則各將誰執凡此數端皆是急
務今欲以半年之力畢此諸城之圖果使當才猶恐

遺慮某方強顏而留此未必能弩力而辦之又況此
賊已竭澤中之利安知不啓沙上之窺一波或驚寧
免震動事關江面責等封疆此淮東之所以難也乃
若西淮三郡合肥固是大府守帥固是得人相去維
揚踰五百里郵傳一梗信音弗通雖首尾之勢相聯
而臂指之使難應兵難逾度慮失事機至於豐濠兩
州每歲輒先被寇全城却敵雖屢奏功國之金湯固
在於此然而取糧於江湖千里之遠舳艫接運耗散
半之郡當戎馬數年之餘一門之外無異敵境兵籍
日以減削民數日以凋殘廢今戶口不過數百其所
由來漸矣譬之巨木然枝葉之翦鬱如故而根本搖

動脈理耗竭設遇大風飄忽震蕩則不可久矣事勢如此某豈敢蔽而不言朝廷爲宗社計急擇文武威望之臣俾專閫畫極救扶持轉危爲安庶或可恃某何者共二其間不自今而改爲將事亟而無及而況賊兵窺人城壁先以哨騎繞其諸門如維揚近年每寇至所部俱道梗近而真泰招楚尚且運掉有所不及况能應接西邊三郡乎此淮西之所不容兼也前人材力如許且嘗慮之某望輕資淺智闇謀踈越姐偷安負乘速敗徒累枝擢上費保全欲望朝廷特賜敷奏將其淮西制置使職事免令兼權庶俾專意東略圖報上恩儻未從欲某願致爲臣而去付之能者

他時未填溝壑別報涓埃

嗣男 杓 編次

可齋雜藁卷之十六

奏申

辭免除待制并賜金帶 奏

臣聞命自天措躬無地竊以次對華階所以待正從
萬釘繫帶所以錫有功臣分闡無庸揆分當去公議
未能見貸上恩詎可橫加况方丐免西陲俞音終闕
圖惟東略時事益艱得罪戾之苟逃豈寵榮之敢望
例叨顯擢適重隱憂欲望 聖慈收回成渙俾安職
守免費保全

再辭免 奏

臣自揣微官豈敢游請竊謂有功而賞可以予而予

則公宜黜而遷不當受而受則濫如臣無狀其有何
勞守邊尚威而臣失之過柔用兵貴謀而臣失之太
朴僥踰度歲滿望投閑公朝未忍於誅夷綿力莫知
於報效責冀寬於共二瀆已至於再三未拜俞音倏
頒成命美官好爵豈非願欲私憂過計何以克勝儻
後圖弗慮惟福是徼是前請具文見利則止稍踰分
量愈速謹何欲望 聖慈曲憐忱悃收回渙渥以穆
師言

三辭免 奏

臣么微邊吏祇被宸恩自顧一介之愚豈宜三瀆之
僭惟是中心之激切嘗於前牘以籲陳淵聽未回跼

踏滋甚竊念朝廷之除擢實酬藩閫之勤勞必封守
之不虞庶恩榮之斯稱如臣所部為虜肆侵冬防甫
及於解嚴春哨又聞於犯境略無邊最其可例遷此
臣之所不敢受者一也去歲背秋涉冬十旬捍禦東
西調遣晝夜應接非一手一足之力將士入賊勦殺
披冒鋒鏑僚屬登陴備禦蒙犯霜露賴協心而畢力
僅卻敵以全城寇退而後孰不矜：然有尺寸之望
曾未有以少慰其心而臣紆紫橫金偃然叨寵已則
榮矣人其謂何此臣之所不敢受者二也又况臣於
歲杪嘗有奏陳如東陲已慮於弗勝若西閫決難於
兼領分疆而守其尚庶幾連月于茲俟命未報此乃

安危之重寄非徒避就之具文邊謀所傳虜情日異
老酋不歸於朔漠戰艦大治於汴河此其益蓄於姦
謀豈可姑待以常歲夫苟不虞員乘尚或代庖哨鞭
一臨郵路俱梗近而真泰支郡脈絡且斷續况西邊
三城遼絕之若是乎臣方懼禍不免其敢徼福此臣
之所不敢受者三也君父嚴命不當累辭臣子私情
又不敢不畢罄伏望睿慈收回成渙俾臣免兼西事
少寬重負令臣姑守舊職勉竭後圖他時賜以全歸
華之美職實拜隆天厚地之賜

四辭免奏

臣么微疆吏意竭詞窮豈敢喋、上瀆天聰第念公

朝之黜陟貴當愚心臣之辭受敢輕方今事勢築底憂
在目睫邊患日深虜謀日巧冬戍甫撤春哨突來封
疆蕩搖農事盡廢重以餉運不續楮價愈低軍貧徹
骨人無固志非有亨屯飭蠶之才不足以扶植而康
濟之臣何等繆人忝是重寄雖竭駑鈍莫稱使令憑
國威靈僥倖滿歲自知縻軀碎骨終無所補投劾請
祠且丐免兼西事所覲引身而退朝廷別擇良帥以
固藩籬求去得遷大出望外不惟東鄙不得以辭而
西陲亦不容避聞命偃倮已至再三真情雖罄渙汗
莫反臣世受國恩有霄壤無二謹不敢再有推避但當
此扶顛持危之時是豈貪榮冒寵之日退循愚分難

免人言或者亮其無固位之心尚可強之任守邊之責儻或哆然自侈居之不疑賊猶擾邊臣迺拜命何以勸於士衆何以稱於恩私譬言如沉痾之人證候日惡寢食俱廢略無砭劑之術徒事衣冠之華倉扁旁觀將望而走此臣之所以終於不敢受也欲望聖慈恕其煩瀆之罪令臣守舊官職留戍一載儻藉宗社之福獲免踈虞願乞此身投老丘壑得無敗事歸有餘榮

五辭免 奏

臣分閫謬庸橫承天寵循墻控請累瀆 聖聰方惕息以俟誅未矜憐而從欲退揆一介豈應屢違實緣

辭受之間允繫觀瞻之屬一毫稍過百謫攸興况諸邊備禦正急於綢繆而列戍勤勞未均於勞來獨沾誤渥豈不厚顏比疊控於由衷蓋必期於得請俞音尚闕愚分敢安方茲鑒前失以勉後圖其可慕虛名而忘實患儻令叨忝深懼滿盈欲望睿慈亟收渙命俾安舊職庶穆輿言

淮閫乞祠 奏

臣最爾庸陋絕無技能誤蒙中宸特達之知俾膺兩道藩翰之寄眇然隻力恃此一心凡而加葺於邊防大抵仰承於 聖筭乃若將士奏擣虛之捷疆陲策固圉之勲是皆宗社之有靈夫豈書生之能事近過

叨於睿獎方願竭於愚衷未遑報圖何敢辭避惟是
臣每懷朝廷委任之重須得文武牧御之才所關大
計之安危非止近功之利鈍未可以虜謀之暫沮遂
以為闡寄之克勝而况謀傳醜類骨肉相殘士謂中
原日月可冀將為不可勝以勝敵先自治以治人非
有深遠之圖未知經營之略而臣艱難涉歷衰病駸
尋冒昧一來旁觀凜若僥踰兩載始望過之今兵事
僅息於目前而利權舉歸於公上曠瘵未極伎倆已
窮自知可暫難久之規模曷應未艾方來之機會不
思引退必累顧憂欲望 聖慈矜憐忱悃釋其兵柄
寵以祠官庶孤蹤仰賴於保全而方面不辜於畀付

未先溝壑尚效涓埃

再乞祠 奏

臣一介邊吏銜荷宸恩義當鞠躬奉職其敢再瀆載
念臣本無才略誤任幹方始不量力而來特是艱難
之未識今再歷年之後乃知負荷之弗勝蓋籌謨不
足以制遠夷威望不足以震諸將區々小廉曲謹動
遵繩墨可為持身之尺度不可以為方面之規模今
年之事亦云幸矣此去改歲而後邊頭局面時異日
殊雖有智者未易逆觀當彼蚌鷁相持之際乃吾微
桑未雨之時南北之大勢繫焉中外之旁觀在是其
為責任益重昔時而臣素以孤蹤旁無左右之助徒

守方寸之寶曷應事變之繁黔驢之技士知其已窮
蝸殼之涎人謂其且竭非有轉移於觀聽其誰趨赴
於事功此臣前所謂可暫而難久者也及此許其奉
身而退藩垣宿望豈患無人儻尚令其強顏則必至
於敗事必貽肝慮無益噬臍用是洊歷悃忱上于淵
聽匪為身計茲迺國謀欲望睿慈由垂軫恤俾投閑
于香火別圖任於封疆臣實拜隆天厚地終始生全
之賜

辭免除寶章閣直學士 奏

自天有命無地措躬竊以東土幹方奚堪因任西清
進律宜待有功臣共二非材已試罔效賴廟謨之密

授獲疆事之暫寧僥踰兩碁覬望一去事機未艾智
慮已窮以身徇國雖不敢辭量力度時自知弗逮再
陳祠疏正俟俞音忽求去而得遷魯何功而受賞是
無退志幾類飾詞若為服賓校之心何以新蕃漢之
聽儻貪榮寵必速顛隳欲望聖慈爰命有司檢照前
請收回雨露之渥改畀香火之緣實戴鴻恩嗣殫駑
力

再辭免 奏

臣比以地重力輕疊申祠請天高聽邈反畀恩除飭
丞續以固辭拜綸言而未允輒忘愚分洊瀆睿聰伏
念臣本不知兵僅嘗為吏兩年邊計不自意全大造

海涵未以罪去將濟此堂之事會每局於小之規模儻不明進退之機終恐墮真濟之域而况截浦之勤勞奚有登瀛之夢想所無靖揣何能迺膺殊渥若謂伐謀之舉悉奉廟謨如云批亢之功實繫將士苟寵榮之弗避將物論之難逃伏望公朝洞鑒微衷檢會前請俾遂祝釐之願毋拘反汗之嫌聖時儻未棄捐他日嗣圖奔走

三辭免仍免兼淮西制置 奏

臣祇佩鴻恩曲加拊勞誓殫駑力豈敢累辭敬憑宗社之靈勉任封疆之責恪勤夙夜期效涓埃惟是學士通班儒臣華選必有功而後授顧何德以可將又

如西閩之一邊終與東陞而相遠精神有所弗逮譬指之運亦艱所以榮懼交并進退罔據用戕天而籲請爰躋地以祈恩伏望聖慈俯憐忱悃收回寶章閣直學士恩命免兼淮西制置使職事令臣且仍次對專任一司俟越秋冬許歸田里得幸逃於真蹈實終賴於生成

四辭免 奏

臣昨被恩除屢騰免積俞音尚闕倍切兢惶載惟西清地峻學士班穹此搢紳之士所望而不可得者臣以何能躡叨殊渥矧敢守不移之愚效如偽之孫實由共二之非材是用再三而有請迺賸全淮壤地數

千里遮護風寒酬接事會非一智力一手足之所能
辦向者葵主東之傑主西玠則任淮而之責并力應
援猶懼弗及今乃合是三者付之庸人竭精神以應
則精神為易窮殫事力以助則事力為有恨支吾兩
載僥倖已多此臣所以夙夜凜、寢食俱廢一身顛
危何足深計而長顧却慮則實有重於身者欲望
聖慈儀圖時望分閩西堧使臣專任於東偏或能全
璧然後祇承於新命庶免鏖金懇、由衷拳、陳力

五辭免 奏

臣迂踈邊吏祇服宸恩方當榮懼之中未安辭受之
誼適值韃寇侵薄壽城連月于茲三軍在戍愚衷未

敢游布君命於是久淹茲藉威靈幸全封守退念長
淮之重寄實非小己之能勝疇昔數年元分兩閩自
叨承而共二已控避之再三非敢辭難正恐誤事近
者一番之調度觀夫對壘之應酬自廬以往柝聲相
聞循淮而下鞭長不及每有聞於軍旅幾反後于廟
堂而况司存事力不能什一于往時微臣才略寧及
二三之宿望當南北必爭之未已豈東西遙制之可
為不乘此以改圖是置之於必敗用忘累瀆游瀝寸
忱欲望睿慈軫念區、所陳非出具文實關大計命
有司檢照兩次申請收回新渥免兼西閩臣敢不殫
竭駑力圖報鴻私

辭免權兵部尚書 奏

自天錫命無地措躬竊以宸宸親除恩隆一札戎曹
晉長班重六卿所以旌臣子之有功昭朝家之異數
臣本無遠略繆領中權比壽城浚築之方新而醜類
攻圍之孔棘指授仰憑於睿筭膚公遂奏于王師因
人成事幸這曠瘼貪天為功敢叨寵擢顧却敵賴爪
牙之力獨何能居喉舌之官三軍未及徧霑一賞豈
容不當而况甫拜凝嚴之職洵當優渥之恩冒昧祇
承顛濟愈速用循墻而有請祈反汗以無嫌伏望睿
慈收回成命俾臣苟安愚分免玷師言誓竭犬馬之
忠圖報鴻庥之造

再辭免奏

臣竊謂壽春告捷盡出廟謨司夏晉班尤高橐從顧
何竒績被此殊恩載惟重圍未解之時羣議交疑之
際勝負兵家之難必安危國勢之所關安若綴旒詎
希全璧茲幸逃於司敗復何敢於貪功臣近嘗籲請
再三免令共二所冀少輕於山負未能上格於淵聰
今乃一切寵榮盡忘辭避秋防不遠旰食載興恐慶
賜之未幾將譴尤之不免况獲免飼鼠所以待奔奏
之士而取魚兼能其可無屬饜之心存控由衷必期
得請伏望睿慈收回成渥俾臣且仍舊職勉竭報圖
庶於異時獲寬曠責實拜隆天庠地之賜

三辭免奏

臣一介邊臣疊承天寵所宜亟拜詎敢屢辭實緣責任之重在臣方慮於後圖恩數之隆非臣所可以上稱眷是凝旒之親擢俾之曳履以升班茲實峻乎朝廷之羽儀其可假諸疆場之奔走而况賞功之典宜加捍敵之人果執銳以被堅嘗捐軀而犯難有勞若是無愧受之臣僅碌、以因人無赫、之可紀幸而追責何敢言功茲晉列於六卿乃獨先於諸將冒為祗被見謂僥踰匪惟中朝觀聽之未孚抑亦平生夢寐之不及鼯鼠飲河儻令遽滿蟲蟲負嶽立致弗勝用載瀝於由衷以終祈於從欲伏望 聖慈俯憐真

實之悃非出矯偽之辭亟命有司收回成渥俾臣安心職業畢力邊防免玷累於明時其寵榮之未晚

四辭免奏

臣累瀆淵聰分宜誅譴自天申命曲示寵榮恩重如山感深至泣臣本不敢存有陳控實緣臣之才力至懦而不武臣之分量至小而易盈三年守邊百短呈露每惟責任弗勝者是懼豈敢以官職躡進而為心迺者壽城圍困事勢岌、危如綴旒臣於是時恨不捐身徇國不與此虜俱生嘗露章牋天為民請命有曰願削微臣之祿筭以保孤城之危亡一念對越耿耿不昧今者全城卻敵雖賴廟謨之折衝將士之用

命抑皆皇天保佑宗社無疆之休臣果何勞績玷此異數儻或偃然受之則前日之言是欺天矣而况援壽之役當流金燦石之時勞師動衆介胄生蟣虱冒萬死出一生僅克有濟臣乃貪之以為己力人謂斯何目前秋聲已高憂端方大苟辭受之弗稱恐俯仰之有慙事會之來幸不可再此臣之所以不避鈇鉞縷縷其瀆也欲望 聖慈收回成命俟冬防竣事予之祠廩俾釋兵柄實佩始終保全之恩結草銜環矢圖報稱

五辭免 奏

臣妄一庸繆曷被寵榮再四控辭宜嬰誅譴淵聽雖

加於涵宥恩綸未賜於收回爰念悃忱屢形奏疏蓋是么微之跡初無顯赫之功始圖克保於危城何敢過希於好爵非特皇天后土實聞斯語亦欲三軍百將共知此心儻遂祇承是為欺偽用越循墻之禮終祈反汗之音伏望 聖慈俯鑒愚悞免躋班於武部俾安分於邊藩誓竭孤忠仰酬大德

兩淮制使乞祠 奏

臣本以書生不習兵事猥蒙拔擢俾玷蕃宣自受任以來惟誤國是懼所以淳祐二年十一月初十日十二月初一日嘗連具祠請至淳祐三年十二月初三日當月十六日又嘗連具祠請申間乞免兼西閩則

自淳祐二年七月十三日至淳祐四年五月十九日
或因除授或自控陳凡八具奏申實緣臣自揣庸繆
莫副驅馳俱出本心非是避事天高聽邈竟闕俞音
黽勉于茲又復踰歲昨者春寇披猖於豐壽秋哨盤
泊於淮湖小失應酬大關利害曠療苟免僥倖已多
近自入冬寇退即擬再伸引辭之請適新大政恭奉
宸奎勉竭其愚未敢遽瀆所願恪共於職業以圖趨
赴於事功其如睿眷之委寄雖隆人情之玩弛已甚
微臣固堅必葺之志敵勢寧免叵測之憂矧連兩道
而兼制乃難久之規閱三歲而弗去無常恃之幸風
霜偃薄鬚鬢浩然百念俱灰一身是病精神既有弗

逮事力亦浸難支儻不籲陳將致敗闕欲望 陛下
曲垂睿鑒俯念愚衷爰飭有司檢照屢請特與祠祿
俾釋蟲蠹之負實被山岳之恩它時未賜棄捐糜軀
粉骨誓圖報稱

再乞祠 奏

臣伏讀訓辭感深涕泣竊念臣身為疆吏世受國恩
深惟盡愚分之驅馳豈敢計孤蹤之利害屬香火之
祈方上而風塵之警倏聞此為何時而乃避事實緣
職任所關者至重事勢不可以復為物議肆譏人情
觀望意氣盡鏹衰病交侵不去是無羞惡之心儻留
實有嫌疑之跡雖池魚水蠚未必相及而杯蛇石虎

寧得不憂少失事機立誤軍國况部曲已視之而如
客道途每指是以為朋以本無能之人當至難處之
地尚令強勉必費保全今雖戎馬方張羽書正急固
但知於竭力然敢後於陳情欲望睿慈矜憐愚悃以
臣此奏下之有司早定帥謀速從祠請寇終出境臣
即歸田未至溘先詎忘糜報

三乞祠 奏

臣昨再具奏陳乞從祠請續準三月四日尚書省劄
子三省同奉 御筆朕方倚卿以寬顧憂何嫌何疑
臨敵求去列城將士視卿以為勇怯宜獎率三軍戮
力一心全境却敵如其有功朕不靳賞卿宜勉旃以

副簡注臣祇承帝訓兢惕愚衷竊惟兵事倥偬之時
信非臣子辭避之日聖恩如此其忍負之聞命以來
但知朝夕竭力勉厲將士勦殄醜類保固郊圻以庶
幾上寬宵旰之慮今幸皇靈遠邇邊捷踵聞賊盡比
遁諸城俱已無警臣切思前請深念後圖有如兩淮
藩籬重寄頃年自與強虜應接事機少失禍敗立見
必得文武威望為夷狄所嚴憚中外所孚信之人付
之兵柄始克勝任如臣么微一介僥倖三年致寇納
侮每厪天顧臣之罪多矣中間補苴罅漏經理要衝
隨事力之宜為備具之計雖殫愚慮實奉廟謨茲兩
道之封守粗全而一番之酬應幸畢籲天陳力此惟

其時矧如議論之方騰已覺嫌疑之難捨皆不逃於
聖鑒正何待於臣言目今伍符尺籍不陷失於前廩
粟緡錢皆增益於舊本亦別無規避但臣初年莅事
未久值寇大入通川素無城壁素無甲兵朝廷命之
移治收拾不盡致令賊馬衝突民遭殺鹵是時合坐
失守之罪嘗陳自劾不謂過蒙聖宥迨今未息人言
儻不及此祈哀君父乞身田里事難逆覩禍慮不測
兼臣方寸一動遇事瑟縮觸景狐疑憂慮所熏衰病
滋甚人情事勢委是難留用敢不避萬死荐布迫切
伏望 陛下深察邊閫利害之机少全微臣進退之
誼特畀祠祿以保孤蹤使得尚為全人它時別聽繁

使銜環結草誓報隆恩

乞給假尋醫 奏

臣不避天威輒伸危懼臣本無能解誤玷幹方近以
蹤跡難留事勢當去已具見于丐祠之三摺不敢重
述緣臣自蚤年徧歷襄蜀江淮幕府驅馳險阻衝冒
風寒連年當此重寄備殫勞苦百憂熏心久得怔忡
麻痺之疾比因思慮過度證候益深數日以來半體
不仁筋脉拘攣心神驚悸握筆書判不能強成疾勢
如此甚費醫療豈堪尚任兵柄又念臣平時自知分
量常懼滿盈去春賊圍壽城兵勢危急臣露香籲天
願盡削祿筭以保孤城臣之此言天地鬼神聞之寇

退朝廷寵以文昌之秩是以五疏控免不敢祇受繼而迫於上命且以大化更新之始聖諭勉厲強顏復留今日之疾意者福過災生天降厥咎臣若不辭榮避寵則殞身誤國死不足以贖罪臣既不能任事兩道應接不可一日曠官除已將淮東制置安撫使司淮西制置使司牌印職事牒赴添差制參兼淮東運判張筓時暫管幹揚州牌印職事牒赴揚州通判田文虎時暫管幹所有三司及揚州財賦亦截自此月十五日攢結帳狀牒發付各官交管外臣今乞朝廷收回權兵部尚書告命仍令臣照緣邊主兵官具奏尋醫條令給假一月歸田尋醫伏望睿慈宣諭大臣

特從臣請俾得暫釋重負安養病軀少延殘息不勝感戴隆天厚地之造

乞罷黜 奏

臣近以疾患乞照緣邊主兵官具奏尋醫條令給假醫治今月二十六日準尚書省劄子四月十九日三省同奉 聖旨不允令學士院降詔臣聳聞威命倍切戰兢伏念臣冒膺兩道之司跨涉四年之久屢招寇侮莫掄人言比灾疢之交侵緣憂思之太過初非患失亦豈辭難寧忍負於主知乃甘為於朋附蓋臣先時多慮臨事寡謀徹桑未雨所可驚心同舟遇風不宜掣肘懼弗孚於中外將上誤於國家此其致疾

之繇爰有子寧之請所祈靡遂厥證益增氣體若是
索然精神為之憤甚養病未去任責奚勝伏望 陛
下曲憐危迫之私終賜保全之造以臣有違朝命特
從罷黜亟謀間帥以保封疆不勝宗社之幸

辭免除煥章閣學士 奏

自天錫命無地措躬臣竊以邊閫罔功存祈引退清
廂列職忽玷誤除佩眷眷之特隆撫愚衷而增懼伏
念臣憂心熏灼病體支離比五疏之陳情冀九重之
從欲宜黜而陟非惟失公朝懲勸之宜求去得遷亦
豈安臣子進退之誼况當席藁俟罪之際猶在裹藥
養病之中儻重寄之尚堪奚美名之有待觀瞻正此

共屬心迹何以自明其或承休不幾要寵伏望睿慈
下有司檢會臣今月二十六日奏陳事理收回新命
仍免舊官庶不累於殊知獲休少於殘息生全罔極
銜戴何窮

辭免除刑部尚書 奏

自天錫命無地措躬眷常伯之真除迺公朝之異數
必以待禁闥納言之彥非可為邊閫賞功之官况臣
本乏微勞僅逃曠責屢丐閑而未遂蒙進律之已多
攝長戎曹寵榮既極躋班憲部分量愈盈適以重小
人員乘之羞豈能稱大刑兵甲之用偃然而受聞者
謂何將福過以灾生懼恩隆而報寡徒貽顛隕上負

簡知伏望睿慈收回成渙庶安愚分以穆師言

再辭免 奏

臣誤被真除已慚叨竊欽承溫詔愈重凌兢洪惟九重東眷之至隆顧念一介幹方之何補比祈閑散正懼滿盈丁寧上旨之諭留黽勉邊防之因任幸逃百謫敢望再遷雖進退之際宸衷之激勸寓焉而辭受之間愚臣之赳赳益甚儻遽膺於寵渥終未穆於僉言伏望睿慈俯憐忱悃亟從寢免曲賜保全誓竭孤忠仰酬洪造

三辭免 奏

命出於再君上之殊知瀆至於三人臣之大戾况真

除於憲部將假寵於閫垣簡注若茲祇承敢後但臣退未能遂陳力就列之請進無以效折衝禦侮之長事會無窮材智已竭若使勉而就職猶懼弗終儻令冒爾叨榮是益其疾趣之銷印端在轉鈞伏望 聖慈特垂睿聽收回成命全護孤蹤永銜海嶽之恩誓竭涓埃之報

辭免知靜江府兼廣西經略奏

照對恭準二月空日尚書省劄子二月六日三省同奉 聖旨李某且與叙復元官職與宮觀并準三月空日尚書省劄子三月十九日三省同奉 聖旨李某依舊煥章閣學士知靜江府廣西經略安撫使宋

慈除直煥章閣知廣州主管廣東經略安撫司公事
臣聞命自天措躬無地所有復官職與宮觀指揮除
已於今月二十二日望闕遙謝祇受訖乃若新除恩
命則伏念臣一介疎庸百無能解向蒙推擇嘗任蕃
宣無補事功居多罪戾茲連歲獲休於閑散賴上恩
曲賜於保全冷灰敢望更然鉛刀豈堪再割忽頒紫
綬俾復青氈予以祠官已為過分畀之帥閫實愧非
宜大懼顛濟有辜杖拭伏望睿慈收回成命庶安耕
鑿嗣效糜捐

再辭免奏

恭誦訓辭感深肺腑竊惟不以一眚棄者聖主使過

之隆恩猶以再命辭者愚臣量能之微分敢殫危懼
洊瀆眷聰眷桂林雖介於南邦自我謀間通於西土
每聞憂邊之論謂當托裏之防苟非諳山川道理之
宜疇克任屏翰藩垣之寄如臣者至庸弗穎已試罔
功雖粗守於忠忱本絕無於智略聿懷徃咎甚負殊
知意此生草木之與俱豈敢望天日之再見不圖校
拭未忍棄捐復秩予祠寵渥之已隆起家作牧夢想
之不及矧惟茲郡舊有先塋以私心固願於速驅顧
綿力不堪於重負儻一出而曾微報國之益縱百謫
而已累知人之明不力控陳大懼顛隕伏望曲回乾
斷寢免渙恩俾無進退躑躅之憂實拜終始涵洪之

造

三辭免 奏

臣猥從譴籍驟被恩除君命有嚴祇承惟謹自不當
上再三之瀆第以臣連年衰病壯志凋零往時更歷
大槩廢忘自揣精力如此豈堪再備驅馳況今右廣
為國後戶承平百年之相習遐荒萬里之難窺罅漏
不密關係者重必威望之素著庶牧御之克勝臣僅
知曲謹小廉初無長筭遠識雖食芹恤緯不忘報上
之念恐慢藏負乘或貽致寇之虞冒昧策蹇一行固
不敢憚國事所在將誤推擇用是不避繁縷洵伸慊
辭伏望 聖慈特垂睿聽收回成命且令臣退奉祠

祿少安愚分它時未填溝壑嗣效涓埃

辭免徽猷閣學士 奏

臣聞命渙頒撫躬震灼重念臣一介庸陋世受國恩
東西惟君上所命不敢辭難除已於當日望闕遙謝
祇受京湖安撫制置使知江陵府恩命外但臣昔雖
屢官襄漢時異事殊頃者五年淮堧心勞效藐自投
閑散絕望驅馳比蒙起廢以典藩方勉扶衰而度嶺
僅閱十月無補一毫不圖東在於上知乃畀仍膺於
邊寄正恐粉骨糜軀之無所今當鞠躬盡力以何言
惟以臣洊更災患之餘頗覺寵榮之過儕名二閭晉
職兩階在 聖恩雖示於優隆於愚分實虞於超躡

輒忘嬰瀆用敢控陳伏望 聖慈俯鑒真悃收回徽猷閣學士恩命俾臣服西班之舊職往南紀以來宣候延見於軍民容條陳於利害

再辭免 奏

臣恭讀訓辭感深肺腑顧惟愚臣曷堪一割之用特假天寵俾作再鼓之衰亟合祗承詎當游瀆第念臣智小難任福過輒灾戎淮雖五年僅逃失律入嶺未一載何有服勞觸暑來宣防秋不遠地介二長而規模不可以驟狹技呈百短而觀聽正恐於弗孚方仰思鴻庖覆載之恩未知效犬馬封疆之報瓶罌至眇其敢取贏尺寸稍踰殆將敗度用願仍於舊職冀免

錫於新榮伏望眷慈俯矜真悃收回徽猷閣學士恩命庶安愚分以穆師言

三辭免 奏

臣一介迂踈之跡連年灾患之餘絕望恩榮謂木俱腐游膺委寄猶灰復然允為千一之際逢豈敢再三之辭避實以自知甚白常恐取數過多楚弓之得人以為革塞馬之歸已益增懼茲戎役甫更於閱月覺精力不及於壯年况以司存較之近比上下流之憂責雖省且分南北屯之應酬則今猶昔若事力願祈於寬假如名稱已極於僥盈閭庸弗稱寵或過之輿議所臨咎之招也用忘塵瀆疊以情伸伏望 聖慈

特垂眷聽念臣正切勉勵赴功之志初非尋常具文之辭俯徇忱祈收回閣學成命俾臣安心疆場圖報涓埃不勝幸甚

辭免平黎轉官 奏

臣迂庸無取叨忝已多頃嶺嶠之來宣適島夷之弗靖幸而底定何敢云功其在將士雉免之獲固有所希猥為帥臣蛇雀之報此豈足道遽加陞進允謂僥逾儻拜命以靡辭實捫心而有愧臣敢輒伸愚悃上扣眷聰頃瓊州守臣顧孺履聞寇而疾馳渡海到官而協力平蠻既前勞備著於撫綏矧後患方資於消弭匪加優厚曷示激昂臣愚欲望 聖慈收回臣轉

官成命仍乞以上件恩賞特與顧孺履轉行一官庶幾慰孺履之心亦可作瓊人之氣

辭免寶文閣學士京湖制置大使 奏

臣今月十二日準尚書省劄子六月三日三省同奉御筆以襄樊兩城復舊除臣寶文閣學士京湖制置大使兼職依舊臣聳聞恩命倍切戰兢竊以晉延閣之兩階所以示其命維新之渥加使名之一字所以寓復古則大之書必有功乃膺見知顧何勞而敢冒受臣所守一實別無他長粵由舊夏之來荆首奉廟謨之在峴課效期於年歲聖言炳若日星勉殫經營冀副委畀不暇一身之計輒犯衆論之難賴社稷有

靈暨將士僇力境成七日之復捷奏六月之師雖城
隤池荒僅克披荆榛立官府而天熱水泛幸能辦糧
糗弭寇戎此猶蔡功之惟斷乃成敢謂沂城之不愆
于素奎章過獎壁府躡升自惟以艱苦之蹤豈敢作
邃清之夢况兵事至危常勝正貴於慮敵而道家所
忌取數不可以過多忝竊弗辭顛濟將及欲望 聖
慈俯矜真悃收回綸命以穆輿言所祈三軍優尺寸
之恩即是一介被丘山之賜

再辭免 奏

臣伏讀渙謨愈深震懼竊惟復朝廷之故土此自關
宗社之有靈為天子之從臣豈當先士卒而論賞眷

兩城之就緒於一介以何能執戈荷鍤暴燂日之中
挽繹連檣觸洪濤而上不憚犯兵行之險皆知服王
事之勞獨被寵榮寧弗愧覲兼臣初無希進之念不
過見義而為惜日疚心百憂正集貪天為力衆睨謂
何矧功名之會難居而禍福之機相倚驟加振獎非
示保全茲丁寧雖佩於 聖恩而偃倭敢伸於愚請
伏望 陛下察臣真悃憐臣孤蹤收回新綸俾仍舊
貫謹承大訓益厲後圖

三辭免 奏

臣寒微邊吏肅奉宸綸瀆至再三罪當萬億本不應
洵有干紊實緣此賞由復襄而命時論方以復襄為

疑者未字賞豈敢受伏念臣本無能解粗歷險艱
去夏桂林蒙恩易閫恪共就道不敢辭難好逸惡勞
情豈相遠始奉經理之命備罄展轉之思儻為身謀
宜俟他日一則以祖宗故土國之西門聖上一飯不
忘期於克復大義所在臣子有不容擇利避害者二
則京湖沿邊諸城十五六年付之榛莽彼此視如棄
地去春既城古郢已啓賊心所以有李幹臣欲用五
千人來據襄陽之報臣慮虜果出此我無寧日縱欲
以兵取將襄中如漠中矣此臣所以不量愚力勉奉
廟謨也其實歲月未久水潦洊更取辦於空虛圖成
於倉卒將以淳祐後之兵額漸當端平前之邊面不

取固有前慮取之又有後憂今雖故壘粗修秋聲已
動自備荆以至於備沔而慮郢抑甚於慮襄事閑封
疆憂廢寢食熒然孤立犯此衆難思淑其後之未能
豈大厥官之敢望臣忝聯從列亦既十年灾患餘生
寵榮已極過加取數必致速辜其為控辭實非文具
欲望 聖慈收回新命俾臣獲安愚分畢力邊防免
費煩辭上觸威聽臣不勝幸甚

四辭免 奏

臣聳聞戰慄不當更瀆天聽第臣彌旬思繹申命優
隆不特小己之所未安亦於大體而有所繫蓋迺者
城襄之役雖由宸謨果斷於上將士僇力於下而規

摸講畫實出前人掎角牽制允賴鄰閭臣不過奉行
文檄調度兵糧成事本亦因人何勞而乃受賞兼竊
觀朝廷十數年而來每重邊鄙二三臣之責率因歲
滿例以序遷同升乃文子之宜先登豈考叔之福哆
然弗揣識者謂何又况寵榮之過迺災咎之招事任
之艱已智力之竭方秋而正當牖戶之備及春而且
上丘樊之祈不力控辭恐負東拔欲望眷慈念此賞
有關於觀聽察其言盡出於肺肝不嫌渙汗之回俾
知良背之止庶安駕役庸答鴻私

五辭免 奏

臣竊惟上命已四辭而弗獲邊臣當九頓以是共揆

分未安陳情難已蓋召役則徃役特報國之小忠無
功為有功乃欺君之大罪以若孤危之跡曾何奔奏
之能經營告成皆將士之力封守無警實宗社之靈
方懷懼心敢有矜色論者正責以持久保終之義受
之何以逃貪榮好進之譏况臣甲辰復壽粗嘗披棘
之艱乙巳修泗頗收徙薪之效是皆職分詎足言勞
得三邊之門戶俱安則一介之田里可遂不啻足矣
豈過望哉敢持對越之寸衷冀免僥逾於尺度伏望
聖慈檢會前陳收回新渥實拜生全之造誓殫報效
之圖

六辭免 奏

伏念臣一切恩渥五瀆天威懇辭已窮俞音尚闕自知稽違上命宜在誅夷不當再有陳請蓋緣復襄一事雖勉遵廟筭而召敵怒貽衆憂不量己力臣實犯三不韙方懼有干邦刑豈敢上希賞典况葺兩壘已踰半暮三軍尺寸之未沾微臣涓塵之何補寇方在境勢必窺城臣獨受官士將解體兼不止一端之閔係已見於累疏之控陳用是尺得痛瀝愚忱再祈淵聽伏望睿慈察其真切亟賜收回成渙以穆師言寇退許從歸田即戴乾父坤母生全之造

辭免除龍圖閣學士 奏

溫旨春頒微衷夕惕竊以綢繆雨戶之課效於南邦

辟衣積霏務圖冠班聯於西序凜孤蹤之非陋叨衆雋之茹連祇被上恩亟當下拜實緣臣弗量蟲負已類鼠窮比觸威霆累形敷露蓋一枰之相對勢宜解而再鼓之既衰敗是虞政期舊賞之收回詎敢新榮之覲望宜黜乃陟不特公論之未穆辭卑居高抑非私心之所安聞其退也故進之受而是則前非矣洪惟公朝鼓舞人物固示於勸獎將俾臣子砥礪名誼蓋遂其安恬用瀝愚忱晉干春聽伏望離明之洞照毋拘渙汗之已行檢會前陳特寢新命免犯息侯五不韙之議願堅叔孫一必葺之忠永言糜捐以圖報塞

再辭免 奏

臣誦睿訓之丁寧撫孤衷而寅懼洪惟王正肇始聖
化俱新泰內彙征所以登衆雋師中錫寵所以勸有
功臣以何勞名在斯選比叨前賞已荷上恩祈反汗
以靡容甫鞠躬而下拜復加獎厲詎敢欽承臣聞羊
祜固辭南城子產不受鄭邑古嘗有此類亦許之儻
一朝榮已以弗思是累月陳情之皆偽興言遐慕有
覲厚顏而况寵數之極分量之盈憂病之并精力之
竭疾趨而不止將蹶盛名之所忌難居不避紊煩游
布懇款伏望垂蓋高之聽推從欲之仁收回新綸俾
仍舊職庶辭受獲安於前後而保全實賴於始終誓
竭洎埃圖報海嶽

三辭免 奏

臣受任兩道閱時再暮曾尺寸之罔稱蒙絲綸之疊
畀君命則拜臣子當然為是累辭幾於太瀆實緣分
量各有於限止材品不足以擬倫先諸將而賞受之
已覺於汗顏同二閫而升凜然豈堪於踵武馬書五
而僅知於畏謹龍點三而過示於寵榮弗稱所蒙豈
得不懼用循墻而蓄縮爰踏地以控陳伏望 聖慈
特垂眷聽收回渙渥庶穆師言誓竭報圖期副委寄
乞休致 奏

臣不避天威輒有陳奏臣聞諸葛亮有曰凡事難可
逆見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自古人臣事君知盡瘁

於大義之所當為而不敢必成功於天不敢務求全
於己亮之經營王業耕戰渭上為久駐計豈計其身
之不能久哉而食少事多卒墮賊料臣誦而至此每
切惜之是雖至愚不肖無能為役而服習其言竊願
企慕伏自綴名仕版踰三十年東西奉命奔走崎嶇
險阻一不敢辭避茲蒙 陛下拔拭再用待罪未久
輒犯度德量力之戒以荊州一城之備自郢而襄樊
諸城經理之幾若昔人所謂士稚捍其一征西禦其
四者重以連潦之後佃漁收薄鹺茗利去公家激勸
征調百費繁興一毫不可損焉黽勉支吾兩載亦有
天幸不至之絕然黔驢之技則竭矣捐軀以報固臣

素心陳力不能豈臣敢請實緣憂思薰炙疾疢侵陵
厥證外強而中乾大懼前跋而後蹙臣去家整三載
雖中間婦穉凋零身染炎瘴未嘗敢萌私計近揣心
力弗逮政擬丐閑條聞人言傳謂臣死賓朋形之訪
問都邑至於駭聞不知此聲何自而得臣所任者上
流之重况其與勅敵為隣深慮咎讖先形幻身難保
臨期誤事上貽顧憂載念臣素揆不才久願知止昨
歲在己亥辭除淮西總領歲在壬寅辭兼淮西制使
皆嘗具有公牘乞致為臣皎然此心不在今日所幸
目前春哨既退秋防尚賒正當新三軍之精采重兩
道之事權用瀝愚衷干溷淵聽伏望 聖慈俯察真

切宣諭輔臣改畀閫寄令臣以本官休致俾之退安
微分厭勝浮言不勝公私之幸

再乞休致 奏

臣祇承明詔銜荷洪恩靖惟被命以護師誼合鞠躬
而盡瘁實緣經營新復備多力寡而荆之事任愈艱
於昔酬酢多事才綿責重而臣之精力不逮於前以
不逮之精力當愈艱之事任大則誤國小必殞軀或
者見於未形正亦言之非過臣前年苦瘴去歲病劬
固有憂其難療然自保於無他尚可以支不敢有請
今則門尺診而色證俱病方寸動而夢寐靡寧雖他
人視之起處無異平日而中心惴若痛痒祇可自知

不亟呼天必至墜地用敢不避再三之瀆渎布愚悃
上觸天威伏望眷慈憐其衰鈍鑒此忱恂許令謝事
以歸田別選當才而分閫豈特徵臣之幸實國事之
幸

嗣男 杓 編次

可齋雜藁卷之十七

奏申

除淮閩內引

奏劄

臣一介孱庸繆塵宰掾踰年備數無補絲毫陛下
取臣何能謂臣可使進之橐從昇以閩寄用踰其分
懼莫克勝控辭弗俞冒昧負乘邊頭事會時改月異
踰度逆睹昔人所難臣未敢輒肆胸臆區區管見其
略有三一曰答天心二曰重地勢三曰協人謀夫天
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陟降左右日監在茲一念敬
忽休咎響應全在陛下心而已姑以邇年已驗
者言之星妖地震數見屢書蝗孽旱災所在為虐京

幾近地米石百千殍殮相望中外凜凜天變可謂極矣陛下嚴恭寅畏一德享心轉凶為祥不疾而速三時不害穡人成功風聲助靈兵禍亦弭粒價驟損生意復還氣象略可觀矣然而天心之眷顧雖隆間者之譴告猶有雪甫瑞臘雷乃鳴冬其占在邊政爾當謹力行好事此維其時必踐履實德以開穹昊悔禍之機必修明實政以消裔夷謀夏之習民生之寡遂思有以賑之政令之未便思有以革之愛惜日力洪濟時艱如涉如登不進不止于以對延洪之休命而保邦於未危臣之所謂答天心者此也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綢繆保固風寒當嚴一罅或

踈成敗異勢全在平時備具而已臣姑以往年所歷者言之韃自憑陵中國窺吾蜀襄翕忽如鬼神飄疾如風雨蹂躪險阻伺闖高深旁若無人幾莫之禦事勢亦浸迫矣陛下申儆軍實內修外攘轉弱為強大異前日邊城戰禦屢衄其鋒吾謀既成敵詐莫逞捷書交奏士氣益奮處置略得宜矣然而吾之為備者多而力分散之來窺者久而愈熟堅瑕處所彼已悉知思患豫防正合商略以城壁則極邊經守者彼或知所懲濱江近裏者我或失之玩以濠河則諸城形勢類有高窪埧堰關防易為潰決其所當浚其所當修擇材受任畢力經營汲汲圖之毋緩毋弛必使

間暇而有先事之備不待倉卒而有告急之憂此臣
所謂重地勢者此也至若人謀之當協則於國體以
尤關同舟遇風正貴胥濟彼此劍佩奚補事功當此
世變搶攘之秋况非安平無事之比合謀殫力猶懼
無成智名勇功豈必在吾其或趨利避害而緩急有
所不暇恤好同惡異而是非有所不暇問猶一家而
父子兄弟志意之弗孚一身而手足頭目脉絡之弗
貫小有得失相為越秦已謀是圖遑恤國計厥今何
時猶有此習良可歎也 陛下廣覽兼聽大道為公
片善寸長罔不樂取中外上下盡一乃心念國事之
方艱體上意之所向一洗流俗盡剖藩墻交集衆長

共濟多難此又臣之所謂協人謀者是也凡此三說
雖無足採如使天心之果順地利之果利人謀之果
一雖以之轉旋乾坤叱咤變化可也豈特固吾圉而
已哉昔孟軻氏有言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
和臣願 陛下和德於上則賢和於朝物和于野而
天地之和應矣勿謂常談無益兵事惟 陛下裁擇

貼黃

臣聞淮之諸城西則和巢為瑕而和為甚東則真
泰為瑕而泰為甚凡此四處皆虜情連年之所睥
睨今日之所當亟備者和巢真三城舊來修浚
既久近復相度整葺臣不復言獨泰之一郡由柴

墟而渡魏村相望一葦即是幾輔風塵稍覺波濤
易驚最宜隄備臣未嘗親歷其地本不敢妄論特
以歲在己亥預議督帳嘗觀制臣有請謂所難守
條列利害具曾申陳雖訖無所區處而習知形勢
者每憂之云冬虜騎侵軼直薄城下守臣倉皇告
急見謂必危恃有天幸僅克自保繼此以往虜之
來路已熟詎可忽哉竊聞本州兩城相去數里氣
勢儻失於相接備禦懼有於未周或密或疎將浚
將葺宜有定見於此公朝擇使命守慮此必熟不
知今將主必守之規或尚為移治之說或並守兩
城或將守其一而置其一光陰易度轉眼西風及

今不圖計將安出利害近在目睫有不容含糊而
弗決者臣願 陛下亟諭二三大臣明示意向指
授方略毋俾邊臣不知所擇悠悠歲月以誤國事
伏取睿裁

第二劄

臣不揣愚慮粗陳于前洵有芹炙之忠願備菲葑之
采載惟今日事勢比胡未滅生人未有息肩之時邊
戍未有解甲之日折衝制變雖在臨機先事預圖宜
及須暇邊餉貴於廣積將材貴於素儲賞典不可以
不精戰士不可以不恤臣敢申言之往時淮邊諸郡
在在皆有椿積足備調度連年寇擾教養空虛萬竈

嗷嗷朝不謀夕淮西邊餽全仰寇退水生之時少或
愆期道梗難進淮東諸郡樁管雖饒積年允支多存
應在如去歲豐濠之運幸而僅集抵岸五日虜已犯
邊真泰近郡皆在濱江倉皇之時尚告乏食亦廩之
矣若是而謂儲積之豐可乎朝廷近下兩淮漕臣會
計見糧蓋將覆其盈虛以議增益閱日滋久應報邈
然儻因循而失時必緩急之誤事東淮穀價間者稍
平吳門糴事幸已就緒或糴或運正宜亟圖軍食既
充人心皆金湯矣大寒索裘母婢貽悔此邊餉貴於
廣積往時三邊將帥彬彬輩出類有可紀比更征調
益習戰鬥干城敵愾尤不乏人然歷觀策勳荆鄂者

類多襄漢鄉土之豪馳聲江淮者率皆豐光淮垠之
士山川所毓氣習固然今風景之頓殊懼人物之亦
眇迺者安豐孤壘從容却敵城中守將績用固多亦
由朝廷遴選金陵京口之二將先期往戍卒成此雋
偉之捷迺若儀真海陵倉卒寇至朝廷至於輟舟師
之帥勒禁旅之將臨期調發粗保封守亦甚幸矣若
是而謂將材之富可乎邊臣前後奏凱第功有差固
足以激昂三軍之氣然而豈無智勇之士猶在孤寒
之中不能自見於功名政恐終困於行伍宜令主帥
各以名聞隨其薦揚以備錄用搜羅既廣臨事不拊
髀矣二矛重弓其可無備此將材之貴乎素蓄至如

軍功論賞自頻年用兵以來功狀之上於有司者動以萬計少亦什百遂至四方游士挾策兵間補授書填比比皆是至勤詔旨戒飭銓曹限以從軍之條嚴其入仕之路將懲冒濫不得不然當邊鄙未清之時得士者強尚賴其用其間竄名附籍之勢媒身以此待之固未為過若真有運籌畫策之士被堅執銳之人出萬死一生之中獲一階半級之賞例蒙沮抑徒被虛名困尺度之拘攣消意氣之奮發責之用命誰肯甘心要其致弊之原亦由濫予之過其真其偽政不難稽臣謂法制所以待欺冒之人不可以盡拚勞效之實稍寬繩墨如在權衡淘沙見金未可盡棄此

賞典不可以不精若乃沿邊士卒連年困于久戍券食之仰給於縣官者旬支月給具有定數迺者適丁歉歲物價踴翔累重之家不能自給加以餉計匱竭宣限稽違或損直以折支或彌旬而積壓惟悴籃縷不言可知當此四郊多壘之時捐軀赴敵政賴其力乃俾衣食之不贍啼號之不免氣象如此寧有壯心儻使主將能閔其勤勞肯同其甘苦得投醪之美意有挾纊之溫言雖在無聊不至首怨如或虐之以括克困之以營運驅之以鋒鏑孰肯向前要之激勵之無他全在拊循之有道或勇或怯其機在斯臣謂欲責其死力於倉卒赴難之時當恤其生理於優容待

敵之日勿窮其力勿失其心潤草塗原孰不知報此
戰士之不可不恤凡此四者是尤今日邊備之所急
先臣願陛下毋忽警言申徹而亟圖之將見軍實
舉而士氣奮人心悅而國勢強矣臣不勝拳拳

貼黃

臣於戰士當恤之中輒有愚見新會頒行已踰甚
歲諸路軍兵券錢尚以新舊二八分支給竊見邇
來州郡綱解場務鈔課新會已漸流通欲望聖
慈下有司自四月初一日為始將諸路軍兵請給
增作十八界會三分十七界會七分支給庶幾稍
有以優潤之俾三軍之士同一感厲

淮閩奉 詔言邊事 奏

臣所準

御筆指揮仰見

陛下申飭三邊廣延摯

策將以圖回實政豫伐敵謀臣恭體神謨勉罄愚慮

伏讀密札所載自兵備而下條目有七臣之所部

道十有四州所在皆當風寒戎馬一入無所限障凡

而隄防備禦之具千條萬緒未易枚舉大要一城之

兵當使可自為一城之守臨急望援決是誤事其有

成卒不及急當先期分布臣竊計諸州守帥仰承上

命必能殫智畢慮見之敷奏矣臣竊謂沿淮城壁連

年修浚粗周惟壽泗暨連越在淮北雖葺理不廢而

踈略尚多沿淮糧食諸處運發無關惟豐濠及壽遠

在淮西雖向後儘可支而所憂在難繼此二者未免尚厓廟堂之間乃若賊情所在則老罕諸首睥睨於我者已非一朝于此春秋更哨蓋將以歲月弊我兩年以前河南宿亳應永間賊猶棄弗守去歲以來廢壘城矣閑田耕矣而且積粟於境治舟於河此其姦謀非有所圖而何比據招泗濠梁報到賊中事宜今秋之入又欲早於去歲臣已申之密院矣彼之謀我若是其至我之待彼然則又其可忽乃若舟楫之當戒險阻之當治臣熟觀已事遠慮未然晝夜以思今日邊頭之事淮而湖而為急博采衆論疊々然非不可聽然不要其利害之實甲可乙否徒費空言臣請

別白而言之臣竊見長淮諸隘如安豐之上則潁河口濠梁之上則渦河口招泗之上則五河口潼河口淮安之上則大小清河口皆是賊舟可以出淮之路往年下流謹舟師之備而上流無隘口之防賊亦未習於舟不敢輕突近年以來安豐則防潁口濠梁則防渦五二口淮安則防大小清河口如潼河等處招信亦往防托規模布置似若嚴密非不欲遏截此虜使不得渡然觀連年與賊應接止是壬寅之秋劉虎始以舟師在五口僅收一捷然不能遏虜舟之不出虜馬之不渡也是年主將幾陷賊矢逮至去春賊之圍壽由潁出舟由豐壽兩郡差調謝天祐石閏等諸郡

舟師防遏隘口兵力不為不多賊船一出蕩不可禦
去秋五河措置趙文亮連月整葺堡圍備竭心力臨
期益以劉虎湯孝信舟師何啻萬兵與賊相持累日
弗能遏賊兵張濟呂文德雖以捷告然僅收之桑榆
耳至于今春以文德文亮聚重兵於此堡南北之銳
在焉轉戰幾晝夜賊勢四集團堡亦遂弗支若非文
德見幾急收斂入濠固守豈不中賊毒手即是數
節反復以觀前項諸隘今殆未知備禦之策蓋舟師
本吾長技賊乃習而用之由諸隘出淮皆順流建瓴
之勢而此賊又於南北兩岸夾以馬步翼以砲弩每
每吾以一面而受敵三面之鋒而又衆寡相絕勢所

難禦非吾師之不盡用命也今來秋防在即方欲再
責諸將措置堡圍則觀諸已然之事深恐緩急徒損
威力無補關防置而弗備則賊舟上下往來蕩無限
禁長淮千里與吾共之吾之咽喉脉絡為彼所斷諸
州糧援豈不可憂今只得思變通之策姑捨諸隘之
備而於沿淮諸州擇要害去處各置舟師大屯依城
擺泊臨流控扼以虎視諸隘往來隨宜防托自五河
而上舟用輕捷招泗而下則用巨艘使賊有所顧忌
縱或侵犯吾得以臨機制之猶有取勝之道此淮面
舟師之當戒者也至若淮東射陽一湖地跨三州自
上口以至廟灣上下三百餘里所謂湖者初無澎湃

瀰漫之勢秋冬之間不過一衣帶水投鞭可涉往時
山東紅襖之兵皆能習知湖澳地里賊之垂涎存食
非一朝夕連年出沒湖西雖抄掠之患猶淺而賊之
來路已熟血入于牙殆浸淫未已兩淮自十餘年來
生齒蕩析半成荆榛根本之地得此湖在良田沃壤
稻粱所生民食兵儲歲所取辦其中資貨人畜聚落
實繁中間所謂水鄉可恃不過如德勝湖博支湖一
二水面稍闊胡馬難侵其餘雖名湖灤非有巨浸至
於海岸又皆平川吾之能往賊亦可到果何恃而不
恐臣往在京湖嘗聞復州諸湖非不恃水卒亦不能
禦此寇之入繼在淮西親見和州麻湖乃丙寅年間

居人避虜之地亦為賊以計取卒用其衆轉而它攻
此皆往事之鑒臣嘗慮及此事將來為淮東之患者
必自射湖始壬寅之秋賊分兩路侵犯一從平河過
湖西一從泰州沿海溝而入是年湖中全無兵備其
不至滋蔓者幸也次年臣嘗委官白事廟堂乞令項
招湖兵五千置一總管駐之興化專令為湖中之備
此策弗售徒能言耳後來朝廷命高郵守臣節制諸
湖不過行團結之政分委水寨頭目各相保聚自為
防托寇至則淮郵泰揚各調少舟師以防遏之然亦
僅可分布控扼使此賊不敢徑涉慮吾之襲其後耳
若曰可以遏此賊之不渡未敢以為然也而况湖中

舟備如自平河過湖西一路則猶或可過萬一賊用
故智復由海溝幹腹透漏則吾之舟楫反在賊背豈
可不慮近自賊退後訪之名郡守將及士大夫老有
謂團結恐誤民不若聽其遷避者有謂守射湖不若
守運河者有謂宜復寶應舊壘者有謂宜築堡于平
河黃浦者詳玩數說見各不同深思其宜各有得失
若曰盡令遷避則一湖數十萬之生靈何地容之若
曰欲守運河則自維揚至淮安三百餘里除水濼隔
絕外其可入湖者不止一路又安得有此一項兵力
以分守此河若曰再復寶應則又添此一城之守踞
坐寶應亦不能遏此賊之不遇若曰築平河黃浦責

之高沙淮安則高城大池猶懼賊犯臨河小堡何以
抵當臣憂心如灼實未得其長策近見委官再往郵
淮兩郡謀之守將臣意欲得團結遷避兩說並行水
鄉之深闊可恃賊所不可到者從其團結以避寇具
它令淮安泰州高郵各從其境預行告報委責頭目
遇到秋防寇至入城遷避惟有此策尚或可行此外
寶應及湖濱亦量用舟師往來耀敵以防賊由平河
入之路泰州堡城一帶亦用官民船張耀以防賊由
海溝入之路然亦止可為賊勢小入之備倘其大至
則地勢綿亘之廣兵力敷布之難可不深憂此湖面
險阻之當治者也凡此二者切於目前臣憂此熟矣

今雖待罪將去敢不力疾以聞伏望睿慈速下有司
更加商確如臣言可採早乞處分行下秋風不遠願
軫淵衷江淮相為表裏藩籬堅密門戶自安惟 陛
下亟圖之

貼黃

臣有少管見言之若涉於臣之利害然實切於國
之利害淮西安撫使王鑑與淮西招撫使呂文德
近來名位相埒意嚮不同其守廬守濠事績自不
待辯然臣觀鑑久不樂制司之居其上文德則不
甘鑑之居其傍同舟遇風豈宜自為胡越臣得近
日左相緘示廟堂條具奏請亦已明知維揚兼制

淮西地遠勢均運掉不行而招司自謂贅員常懷
觖望非更張不可是說也已在神謨廟筭中矣此
聲已出恐難置之不問兼臣今日據文德所申既
欲辭新除之命且欲免招司之權明有贅員觖望
之言所遺 臣書其言頗激若只仍此局面決貽顧
憂他時設有疎失無謂臣不具奏臣雖將罷去敢
不盡言以 臣愚慮莫若罷淮西制置司或併歸王
鑑權管却分呂文德過淮東界以沿流一大郡分
淮東安撫一司以昇之仍昇兼節制沿淮諸州策
應軍馬如揚州則只以淮東制置使兼知庶幾東
西兩道得兩大將臨其前各有責任無相推托如

淮南湖向俱有可恃權時制宜無易此策伏乞
睿斷

淮閩薦代 奏

臣近具奏陳乞歸田里今月五日恭奉一日詔書諭
臣毋以巧閑之數遂忘必葺之功所請宜不允臣祇
奉明綸感深愚悃伏念臣實以共二之圖功非敢以
數而取辱蓋由今夏屢有控祁俾俟防冬聽其善去
由中及外乃所共聞茲幸當歛戍之期故敢上歸田
之請今者伏讀 聖詔有曰姑遲其歸為爾熟慮臣
有以仰見 陛下鑒其愚而許其歸矣臣恭揣睿衷
特以審於擇代尚關 聖慮臣竊惟兵寄雖重豈患

乏人時望所推皆可勝任蓋自頃改絃而後已屢傳
易閩之謀邊頭流聞側耳屬望臣智已竭而留之無
補氣已墮而作之不興及今弗圖恐後難繼比剽聞
於廟論欲公舉於帥材雖微臣非所當言而私情不
能自隱臣伏見沿江制置使臣以夫乃士之望以儒
知兵自鎮江頃已熟淮事湖廣總領臣似道才散素
著精力方強又在上流備諳外禦淮東總領臣楚清
修而博雅曉暢而淑均總賦亦既踰年洞知兵略沿
江制置副使臣岳敏足以應變厚足以鎮浮往年遍
更淮節嘗攝師職此四人者其威望才識實當今之
所歸重倘取其一以為臣代何所不可又聞廷紳建

議多欲以合閫為請者若維揚用武師亦如合肥則
有二人焉馬帥臣文德才氣無雙為夷虜之所驚服
步帥臣福沉毅謹密有牧人御衆之才付之一面允
合衆論目前冬防已畢春哨尚遠乘此須暇亟為更
張此實不可失之時 陛下若尚遲之緩臣之歸所
不足計而規模未能作新議論不能歸一終恐有誤
國事上勞聖懷此臣之所深憂不容已於再瀆也伏
望睿慈下臣此疏宣諭大臣速擇臣代以新邊閫以
寬顧憂臣得歸伏衡茅免玷鈇鉞耕鑿不忘帝力豈
勝感幸

特薦陳通判等二十員

臣共二淮邊涓埃無補見具奉祠歸里之請未忘薦
賢報國之忠即其周旋事任之間得於嘗試躋吸之
熟其有已為公朝之所識別本司之所薦辟不敢復
贅乃若懷珪璋而滯邊瑣抱杞梓而困泥塗者蓋得
二十人焉格於限員未皇盡舉恐遺實用敢以名聞
竊見宣教郎通判泰州軍州事陳力修以經術飾吏
以直道事人議論不凡器識宏遠從事郎充淮西江
東總領軍馬錢糧所幹辦公事陳應先學造前脩而
益力文為後進之所宗退然一儒不競於物是二人
者望實素享宜備館學之選通直郎通判淮安州軍
州事李仲鼈軍旅之事生長見聞通敏之才閱歷詳

熟文林郎充浙西兩淮發運使司幹辦公事鎮江府
分司陳寢炎閩士之平實見諸飛輓有治劇才文林
郎差充淮西轉運司提轄催促綱運物斛官孫具會
淮士之翹英采諸條陳有事功志是三人者佐藩條
辦漕事幹略俱優足任邊方繁重之寄迪功郎淮東
提舉司幹辦公事林月卿贊畫臺帳以肅給聞從事
郎僉書招信軍判官廳公事沈孫膚佐理邊城以公
勤著迪功郎廬州舒城縣主簿章公權議論表偉時
賢多以大科期之今讀其文而信鸞棲枳棘人所共
歎迪功郎濠州州學教授鄧益悃悃無華辭藻絢麗
從事郎滁州州學教授孫子秀刻意問學操履端方

迪功郎泰州州學教授林遷經明行脩甚宜厥官從
事郎通州州學教授費弁決科稽古克世其家若乃
氣節之克自植立言論之不為激隨俱能以風猷相
尚則迪功郎高郵軍高郵縣主簿余鼇文材俱懿學
政兼優明清謹於三尺惠愛洽于一同則迪功郎高
郵軍司法參軍周福孫從事郎真州揚子縣令茅弁
其人也律已以嚴莅事以敏讞獄以恕則從事郎真
州軍事判官趙泝天文林郎揚州司法參軍林子巖
從事郎泰州司理參軍李賁從政郎高郵軍錄事參
軍趙希炤其人也此十五人者雖寸行各有不同而
器能皆適於用夫庶屢集衆材而成菁莪自微草而

育如蒙睿慈悉賜甄錄隨寸器使必有可觀須至奏聞者

淳祐丙午正旦日蝕應 詔奏

臣一介非材四年分閩已試罔效當去尚留日懼踈虞仰負隆委頃以冬防幸畢嘗於至後一日即上請代之奏恭蒙詔旨未賜俞允遂於十二月六日再陳愚悃僭進時寸妄揣宸聰昭鑒必可其奏退而席藁俟命今復踰月矣星移物換歲序且更天高聽遠化二莫測巨憯：朝夕不遑寧處俯揆螻蟻之分宜待鈇鉞之誅豈應荐犯不韙有所祈叩臣伏讀邸文恭誦奎畫仰惟 陛下以元正日蝕方下求言之詔許

中外臣子指陳得失消復咎責臣有以見 陛下欽承天戒圖惟治切開不諱之門來忠直之告臣之求退適際斯時其敢不昧死以請臣拜手竊觀祖宗盛時康定庚辰正旦日蝕是歲元昊寇邊犯延州圍塞門安遠諸寨諸將畏避莫敢出朝廷憂之二月遂令韓琦安撫陝西尋命琦及范仲淹為經略招討之副未幾再命仲淹兼知延州於是賊始懼而不敢犯攷之於此則是先朝用韓范代范雍經理西事實在此歲臣又觀皇祐己丑正旦亦有日蝕之異是年北虜聚兵近塞詔近臣陳備邊策葉清臣一疏亦及方面帥領之材以為不患無人患不能用因舉孫沔狄青

諸臣其歲九月儂蠻始犯邕異時卒賴青沔等力以平嶺南又攷之於此則是先朝因天象以謹邊備圖帥材尤以是為重也所以有康定皇祐戒懼之實德遂以成慶曆嘉祐太平之極功實為陛下今日家法然則今日之事其所當為者固不一以臣職思其憂則莫切於守邊莫急於易帥明矣臣自去夏以來蒙睿旨勉留蓋數日以俟冬晚乘此邊隙之暇謂可得代茲春令頒矣若更張之議稍遲月日青草又生戎馬復入臣智慮已殫竭精采已摧靡事會無極利害多端恐不能制此勅寇徒誤國事誅竄何補用敢仰稽故實載瀝悃悵期以副陛下應天保邦之實

意非但為臣區區之私而已伏望睿慈特賜宸斷宣諭大臣檢會前請趁此春寇未動早易閫寄將臣放歸田里庶幾天心感格戎虜震懾予以寬宵旰之顧憂復祖宗之盛治實在此舉天下幸甚

謝 御筆令飭戰禦等事

臣今月九日亥時恭準 御前金字牌通到 御寶

實封降下 御札一道為並建二相令臣盡心職分

益飭戰禦之備等事臣拜手稽首莊誦奎文恭惟

陛下斷自皇明登庸夾輔一新國柄肆愜輿情中外臣子聳聽渙號孰不洗心滌志以承休德 陛下俯憐疆吏上軫宸衷慮脈絡之不通敷心腹而誕告丁

寧戒飭深切著明臣遙瞻咫尺之威熟復再三之訓如飭備待敵遣間覘情是皆微臣職分之當然豈敢一日念慮之弗至惟上之使下如身之運臂指而君之命相乃國之有股肱事合具陳情焉敢隱至于彼此樸實之戒臣迭叨繁使惕若帝臨一語或欺十日所覩矧聿新於綜核當寅奉以周旋伏準睿旨令臣轉示王鑑呂文德已於今月十日即馳專介恭傳聖訓俾悉體承共濟事功仍令徑自回奏外惟是臣猥兼兩閩已閱三冬每懷負乘之羞不堪牧御之任昨伸祠請累瀆淵聰幸封守之無虞皆皇靈之遠暢但以戎情叵測邊謀多端事會無窮兵力有限止如

豐壽戍卒更迭為急渦五舟師增益未能乘春漲之生辨歲饉之計泗濱之罅漏方葺射陽之綿亘難防農壟多荒軍貧益甚姑舉大略尚艱後圖非仰藉於廟謨必難逃於闡責藩籬常密堂奧則安凡茲有切於事機未免嗣塵於睿聽敢祈日月之臨照終賜天地之生全誓竭糜捐庶圖報塞

謝 御筆戒諭兵將等事

臣今月二十八日戌時恭準 御前金字牌通到御寶實封降下 御札一道戒諭臣以秋風向高虜情叵測必厲兵秣馬訓將練卒精料事宜堅立規畫叶帥守戒將士以副責望等事臣遙望天闕祇拜恩

綸誦 聖訓之丁寧仰神謨之宏遠顧臣職分守國
封疆方當飭備於秋冬惟恐勤憂於宵旰凡關軍實
敢不豫圖糧糗皆有一年之支兵成足為各城之守
薪芻器械悉皆備具規模布置頗勝于常第惟謀報
之所傳皆謂賊謀之大舉既添生韃盡起漢軍或言
欲圍濠梁困壽春或言欲闚維揚哨江上近聞探騎
已闖淮垠決在旬月之間即有風塵之警言臣謹已布
豈上意徧訓邊臣俾知信賞必罰之甚嚴相與勦力
同心而共濟務圖勦截勿縱跳梁茲當淮流尚汎天
氣猶炎所慮江濱久旱水險難恃蓋實繫於生齒已
久啓于戒心將為遷徙防遏之謀復恐倉卒疎虞之

患外是則邊陲方急守將多災雖臨事以應酬姑隨
才而委任倏然驟易未甚更嘗臣之所憂蓋在於此
臣欽奉效忠之戒敢懷玩習之私仰憑九廟之靈俯
厲三軍之士力摧虜魄期振國威但兵家之事會無
常而微臣之伎倆已盡外益藩籬之衛內虞根本之
虛大懼曠瘼上辜簡拔伏望 陛下曲垂天覆遠念
風寒以時多艱大為方略儻臣弗逮小貸誅夷誓竭
糜捐以思報效

乞區處修浚泗州西城 奏

臣猥以非材兼閩兩道連年遵承廟筭葺理邊防比
之往時所在稍密修泰復壽勞役備殫去冬寇退之

餘深欲與將士休息以竢引退泗城之役臣非敢創
有申陳緣在十一月初旬嘗得兩樞參書翰令臣商
確修浚條具來上邊臣不敢違戾又適招泗守臣趙
邦永鮑義等條畫申到乞加修浚臣因念去秋賊欲
窺泗慮不可守上下已有欲棄之意將士皆謂泗若
一失招必受困不可不乘此稍暇亟為修葺是時步
帥王福實在維揚力謂泗城不守則淮西三郡咽喉
中斷非但招信可憂也臣上奉廟謨下采衆論於是
方敢以招泗條具文狀申取朝命繼準密劄從申行
下差調役兵科撥錢米令本司措置臣職在疆場義
當必葺用是不敢辭難非欲邀功生事以求固位也

中間適值歲晚雨雪未晴厥成又以所委官規模不
同廣狹各異幾成激作倍費區處方於正月中旬選
委夏臯往攝郡事任責經理已節次具申朝廷乞賜
敷奏外近據夏臯申東城濠河約後月初可畢所有
西城濠河則臣先來已下泗州未可輕動蓋緣泗自
數年兩城俱廢弗葺往時主者不為守計去年因見
壽困將士方為泗憂今本司雖奉上命連月措置安
知旁觀之士無議其後者邊頭一般局面各手各法
言人人殊主修之者固為一勞永逸之規主弗修者
未必不為備多力分之慮而况東西兩壘有謂不可
偏廢有謂不必盡修有謂兩城修與棄其二等議論

蓋不一大抵添一城則有一城之責有一城之備兵力器械非相稱不可今若東城既畢西城接續興役趁此了辦固是一事惟恐將來工役既就事力不及不修固不以為是既修又或以為非徒費前功反滋異議竊見泗州兩城共十三里東城亦自周圍七里本司今辦東城濠河之後其西城工役未敢接續開浚近已具申朝廷或令少緩俟候裁處未準回降臣雖已丐祠見此俟命緣係首尾所合奏聞伏乞聖慈諭大臣詳酌利害區處定論下本司遵守施行

奏壽城賞

臣今月二十二日未時準樞密院劄子十月十八日奉

聖旨韃寇懷忿恃衆薄我堅城姦計叵測劉雄飛能躬率將士一乃心力奮勇出奇援兵未集曾不踰旬亟奏雋功深可嘉尚可先特支犒一次劉雄飛銀絹三百疋兩萬選呂文福林子宓各一百疋兩制領將佐共給降官會二十萬貫仰劉雄飛等第支犒一行戰守軍士共支犒三百萬貫並十七界會子到日仰即時一體支散仍令制司從實攢具功賞帳狀疾速奏聞以稱賞不踰時之意劄付淮東西制置使司關牒施行臣欽奉指揮仰見陛下閔將士力戰之勞示邊城卻敵之勸不吝醴賞復異常時三軍之士被此恩寵允為曠蕩臣亟當關牒所屬宣布于下臣竊

謂壽城今歲之圍老酋挾忿擁衆而來盤泊兩岸經營四旬姦謀至為叵測城中自劉雄飛以下將一乃心士百其勇無日不戰無戰不克僅及旬浹賊以敗遁是皆 陛下布昭聖武密運神謨成此全壁之勲固甚卓絕茲頒厚賚自無異辭但臣因考已行之藝過為可繼之慮淳祐元年安豐圍解攻打四十餘日軍兵約近二萬人朝廷是時支犒官會五十萬貫銀五千兩淳祐四年賊兵圍困壽城七十餘日諸軍二萬八千餘人皆忍飢死守朝廷是時支犒官會一百萬貫今者被圍雖是旬日將士共計一萬七千五百餘人以人日日皆少於昔而其賞乃視昔兩倍在臣

不得不更加審奏恭窺睿意是必以其能戰有雋功故有殊賞然臣竊念賊速去壽固雄飛之功而始焉入城指授中焉遣兵牽制與夫追歸師於渦河獺口勦餘賊於豐西正陽蓋亦叶衆謀而成固非止一將之力而况廬和諸處亦有戰禦此賞一頒壽城將士歡聲動地恩固溥矣而其他戰士必皆希覲一賞既厚諸賞皆不容薄群情所係衆口難調雖特出一時之優恐難為後來之繼矧雄豪相視以目必處置能服其心目今游哨尚留督戰方亟正當布大公以勸來者酌中道以當人心倘臣不以密聞他有宣勞疆場責望司存亦將上費區處臣愚欲遵照指揮除劉

雄飛等四人三兩并壽城諸將二十萬貫外其諸軍
三百萬更賜 聖裁宣諭大臣審定行下或 聖旨
已放難於反汗照此成數別易密劄下本司更加斟酌
併令以濠豐勦殺和盧戰禦同頒恩賞咸俾均霑
庶幾諸軍百將人知感發臣忝為閫帥只當力為軍
士求賞惟恐不多非敢為是沮抑自狹其規拳拳孤
忠不敢緘默所準十八日密劄臣更候續降指揮方
敢開牒施行

帥廣條陳五事 奏

臣一介疎庸誤蒙 聖恩拔擢昇以閫寄冒昧領事
倏又閱月于此竊伏自念職守所在任一道之寄則

當思一道之憂邊防所關得一日之暇則當為一日
之備臣所部廣右遠在天南地雖介於蠻徭民不知
於兵革十數年以來始傳韃有假道幹腹之計見於
中外奏疏前後凡幾其為隱憂豈待敷述第以祇成
之始莫急守邊之宜雖近謀之未有所傳以前聞而
詳考其故參之管見敢以條陳謹開具于后

一邊防所急間諜為先本路與淮蜀不同蓋由為蠻
徭所隔種類不一語言不通一介欲前寸步有礙
稽之前攢類以為難前者數年以來屢下邕宜諸
郡選差體探邕州嘗遣周超往羅殿唐良臣潘任
往自杞宜州嘗遣吳世聰等往特磨道其去大理

路程尚賒而况蜀羗以西又在遙邈其所刺探或傳賊犯烏母國賊攻赤里國往來得之諸蠻所傳韃之進退實不得而知也中間僅有淳祐五年因遣屬官謝圖南出邊得於招馬官所報始知大理告急自杞有破三城殺三節度之報直至謝濟自大理回經涉兩年又得一信始知韃與大理九和之戰公子和之死此外俱無聞焉以此見得自廣遣間探韃實非易事今臣到任不敢以此自沮見與邊州守臣及諳歷南事之人多方商確重賞招募有能識蠻路曉蠻語之人令其結約諸蠻深入遠探以伺動息端的但參之衆論皆謂虜若自沈

黎以西之諸羗透漏南詔則蜀閬當先知虜若自思播一帶之諸蠻透漏沅靖則荆閬當先知其與本司欲自邕宜以探大理自融州以探思播其去韃境地里委相遼絕欲望睿慈劄下荆蜀兩閬應有探到韃賊動息以時關牒本司庶幾本司得以隨機應接極力備禦

一 韃虜謀人之國多出間道嶺蜀相去雖遠道路可通實在我者之所當備其數年以前諸處探報不暇一一泛考但觀淳祐五年以來節次備錄所報或傳謀入思播以窺沅靖或聞取道蕃部徑趨南詔或謂吐蕃已得韃賊旗號為鄉道入廣此等之

報不一而足賊之姦謀委是不淺及至近歲事勢雖若少寬然丁未冬所傳韃南隔連為蕃蠻所沮至戊申冬復傳韃賊向吐蕃境內相近南詔以此觀之則是虜之進退邈在諸蠻之外正自叵測本司連月以來未見續報意者去冬沈黎奏巖州之捷虜既北遁遂寬南侵由是諸羌據險以自防若使韃兵無間之可入則廣中賴以無事豈不甚幸第因閱蜀中去年一報謂虜若行吐蕃界中初不經四川地分且舉甲辰直至大理之九和鎮丁未則捨九和熟路而取青羗丁未失利於西莫光諸蕃又安知不捨諸蕃之熟路而繞出邕宜臣以此

推之則戊申既失利於巖州又安知不捨巖州之熟路而取它道有如蜀師久在西邊識戎情於萬里外其為虜者深慮如此夫豈可玩臣近得邕守王雄畫到地圖及以謝濟行程互相參攷大槩廣自邕州入大理界凡四十程又二十程至其國蜀自沈黎至大理之姚府二十八程又五程至其國以地理計之則是自黎雅諸羌由南詔趨廣界殆無一百程之隔必南詔之藩籬常固則廣右之門戶無虞一罅稍疎無厭將及本司遣間既難豈容坐視臣妄謂大理諸臣知慕中國雖謝濟之已去有特磨之可通向後西邊若無警報本司固不敢

外交萬一虜再窺南則恐大理之信未可與絕向
來謝濟之往前即遣之實奉朝命今臣若不預行
申請臨期豈敢自專伏望 聖慈付有司行下以
憑遵守

一竊考本司自傳聞幹腹之報講明備邊之宜其遠
者不暇考姑舉淳祐甲辰以來五六年間朝廷之
所施行司存之所經畫大槩以廣右之兵備單弱
邕宜融三郡兵屯不滿千經司靜江所管亦不過
二千人以上於是增招新軍之請以廣右之糧
餉匱乏設有邊警非漕計所能支吾於是科降
和糴之請以廣右之城池卑淺覆之以屋尚不可

禦雨豈能禦寇於是宜邕二州有修築城池之役
此三者為備邊之要此外則輯約溪峒團結民丁
備器械練士卒前後樞府經司條陳規畫委曲詳
盡蓋已屢申于公朝矣臣誤膺委寄此來要亦不
過遵前人之已行盡愚力之所至事之而備且以
以思以期保固封守然以廣右事力僅可隨宜而
措畫豈敢過有於作為臣之所憂其他姑置惟以
兵力太弱不能自強非但為韃寇窺聞之防亦欲
為諸蠻控制之計蓋馭輕必先於居重非強本不
可以折衝城池雖修非兵莫守器械雖備非兵莫
持如溪峒民丁之類非有兵不足以制其命此理

甚易見也今一路二十五郡扼諸蠻備海道制盜賊防溪峒皆仰奉司二千餘人調用之中常苟安無事則可或小有寇擾則可若遇稍狃獷則亡具甚矣何以運掉臨期請師于朝如近歲乞備九江之兵乞調五羊之戍抵付之文移報應而已必無救於事也本司昨請招安邊軍三千人迫於錢糧僅招及八百而止今三百人屯邕宜融五百人屯靜江若蒙朝廷更令增招一二千人併與科降一項錢米以給券食庶幾廣右聲勢稍壯可以消弭外寇

一廣右之藩籬在邕之藩籬又在兩江習南方形

勢者素有此論蓋以右江通大理來路左江與安南接境兩江羈縻州峒險隘不一先朝疆以周索賴此以控制之故也考之邕州圖經兩江如橫山永平等處皆是慶曆景祐間祖宗盛時朝旨措置城築見得以其地為重如此至於諸峒丁壯則先朝團結訓練建炎初年再行抄點結成保隊兩江總計二百八十一指揮共一十九萬餘人比之熙豐舊數為增其封境之廣闊民丁之蕃庶又於此可見所置提舉都巡檢使四員分隸兩江左江則永平太平兩寨各一員右江則橫山寨有東西二員平居則與之平讎殺禁掠賣有寇則調兵於諸

峒協力以合戰其次知寨以下官屬共不啻十餘
員中間至差文臣朝請即為提舉其請給並依提
舉市舶官條例其官名之重又如此臣竊謂祖宗
當承平時其為區、嶺表一隅措置若是周密無
非為藩籬計况止備蠻非備韃也近年以來上下
狃於循習事勢日以陵夷諸寨兵戍既廢舊屯提
舉四負祗存虛闕蓋有以身而犯難未聞有功而
見知既無俸可以養廉且終滿艱於得代遂致無
人願注類昇攝官貪婪小人損失大體取輕納侮
習久成風以此永平之被焚徃見於交人橫山之
奪印復見於溪峒向也輸納稅米及錢以供提舉

官請俸今皆失陷無復有之向也首領至寨廷參
今率相抗禮甚者反加慢罵矣載思祖宗成規百
年羈縻以相安比歲廢壞之若此積輕之勢有自
來矣嘉定年間經漕兩司商議漕司歲撥鹽四百
羅以支兩江半年俸給亦嘗有意經理近歲守臣
謝子強王雄條具邊防事宜申明經司湖南憲宋
慈條畫團結峒丁等事申樞密行府與夫本司前
帥皆嘗講畫欲得措置修復固已辟廖一飛者充
左江提舉矣今兩江仍前未有正官諸峒未免仍
習前態南邊一層藩籬何止一二千里幾自毀撤
置弗葺理深為惜之以臣愚見今欲復四提舉官

未易有此事力盡若且復其二左江則駐永平右
江則駐橫山蓋此二處人皆知為今日控扼攸理
防備幹腹之要地略倣祖宗之制稍重提舉之權
許令經司踏逐武臣優其資格假以添差本路兵
馬副都監以居其官其餘諸寨皆分聽兩提舉總
轄許及二年不候替離任照例推行到任任滿酬
賞任滿與本路州壘差遣亦猶瓊州將領任滿就
除海外軍壘之例併從經漕司措置任責以多寡
分認各官俸給經司倘無此力請之于朝且未得
催索諸峒苗稅除見管兵外經司各假以戍兵數
十人隨往各處俾令行之以漸徐就經理未可為

之大驟以啓猜疑如是而得人任之加以數年變
心稍知漸復舊觀必能隱然為吾國保障但患行
之不力耳經司去邕十八程自邕至兩江又復數
程此則全在邕守之任其責有扶持無沮撓臂指
相應痛痒相關顧何事之不濟哉否則亦徒言耳
欲望朝廷裁酌如其說可行且乞下邕州守臣條
畫始末取朝廷旨揮施行此乃南中備邊第一事
消尾大之慮釋齒寒之憂莫切於此

一言備邊於廣右者數年以來講明條畫一則曰輯
約溪峒二曰團結民丁監司帥守之達明樞密行
府之經畫與夫游談奏議率以此為先務今臣檢

照前續所謂輯約溪峒則類是指濡沫之禮物給
借補之資帖取名字作帳狀曰已令措置關險糾
集保守其實相與羈縻而已稍有實作區畫即生
猜疑如融之大步嶺宜之隴柵寨屋屢立蠻徭即
焚前帥董槐侍郎同嘗見於申請亦以惹事端為
慮今官司輯約使之不為我梗諭令自保鄉井姑
為籬落則可未可恃之固吾圉也所謂團結民丁
則沿邊民丁之在省地者有限居溪峒者為多先
儒所謂養兵數百而獲十萬民兵之用皆峒丁也
往時邊州紀綱修明號令信服乃得以疆理之雖
其說如此蓋亦未嘗用之也况今時異而事不同

乎前帥蔡範侍郎嘗申陳民兵利害亦慮邊民鄰
境易致疑愕論述甚詳今官司團結其間散在徭
峒號召之既難使之日備器糧資費之豈易必盡
得其首領之心然後可賴其丁壯之力此姑用之
以壯聲勢則可亦未可全恃之為吾用也臣非材
被命此來所部尺籍既虛於此二者亟討論措置
乃職分所當先豈敢不加之意近略檢照邕宜融
三州二三年間案牘之所載溪峒之在邕州則樞
密行府嘗差邕倅黃夢應者團結右江唐興歸樂
等州一十八隘又新置古細首領黃賢能等一十
九隘宜州則守臣曹棟亦嘗結約天地蘭那等州

峒首領羅光具等一十二處融州則差曾有開結約所部諸款以路萬里為諸款首或遺以銀牌鹽錦或假以資帖名目或與之結立盟誓諭以無事則守險隘有警則協力勦逐此近年溪峒之見於已行者也民丁之在邕州則已具之前項左右江之所陳不暇遠攷近自淳祐八年經司嘗行下團結兩江諸州峒丁壯右江則黃夢應具到名帳共計一萬九百六十二人左江則廖一飛具到名帳共計二萬二千六百人其本州民丁在外如宜融兩州則淳祐五年亦有團結舊籍在宜州則有土丁民丁保丁義丁義效撞丁共九千餘人其倚撞

一項可用在融州則有土丁峒丁大款丁保丁共九千餘人其款丁一項可用淳祐八年本司亦嘗行下團結却未見申到大率出於省地者以家業充丁或老弱或冗雜未免備數出於溪峒者多習於戰鬥如藥箭如標槍皆其所長此近年民丁見於已行者也臣抵此雖未久朝夕考求始末即欲申嚴行下屬以邕宜兩郡守皆將更易難以責之措置融守謝圖南近却申本司欲乘此農隙教練民丁已即從其所請勉之究竟矣第臣私竊過計近自蜀西少緩窺隔之報便覺嶺右浸寬備禦之憂前項結溪峒團民丁纔一有所施為未免即生

疑愕前者朝廷行下閩臣奉命經理上下知所遵承今臣雖為此來元未準朝廷指揮邊防戒飭一字臣若安於循習則失於先事而慮之防若亟於講行則恐有無事自擾之誚蠻倭環境動生猜疑舉動稍輕大係觀聽茲不容不謹如此臣欲且行下三郡各照已申經司之舊籍若溪洞則諭令首領遵守成規布恩信以示撫綏葺險隘以作隄備民丁則因其名帳常加覈實以強壯而補老弱自閒暇以加訓練庶幾近年之所已行不至既久而行文具俟其逐州申到或有合作更革措置又當隨時區處若州郡事力不及經漕兩司却當與之

通融助給施行欲望朝廷劄下邕宜融三郡守臣遵守

貼黃

臣前項開畫之陳雖為幹腹之慮載念自古兵家有出間道以謀人之國者類以偏師濟如深入險阻重兵所難今者韃戎窺闖之計固難踰度所當預防然以臣涉歷淮事覘之每歲虜當隆寒草枯盛夏蟲出不容不去今自西羌越南詔欲以窺我馬力所及容或有之然謂大勢遠來其謀恐未至此但當申嚴邊備常若敵至區區所陳蓋又慮慢藏誨盜如舊歲南丹它寇之驚交人假道之報有

不得不防者非止為備韙計也

大司馬中司馬言韙計也
西伯所居亦曰韙計也
韙計者韙之計也
韙者韙也
韙者韙也

二
二

嗣男 杓 編次

可齋雜著卷之十七



